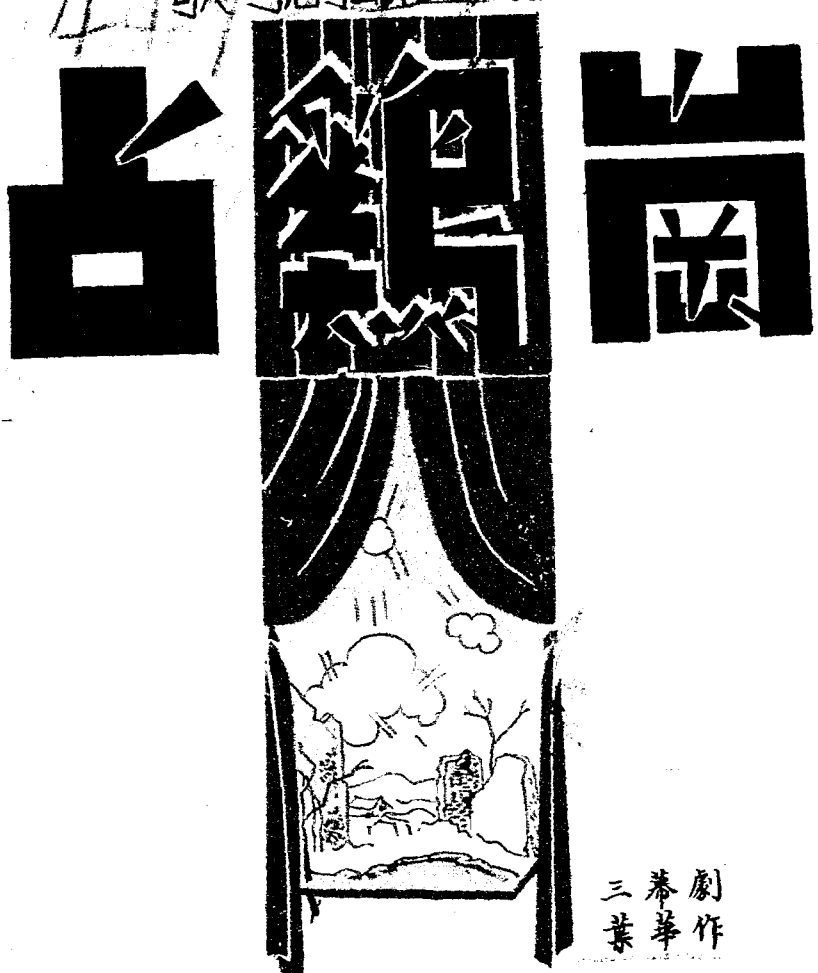


歌与剧叢書

44



劇作
華蓀
三葉

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編
 山東新華書店印行

歌與劇叢書之三

占 鷄 崗

三幕劇

葉華作



庫區

政治部文工團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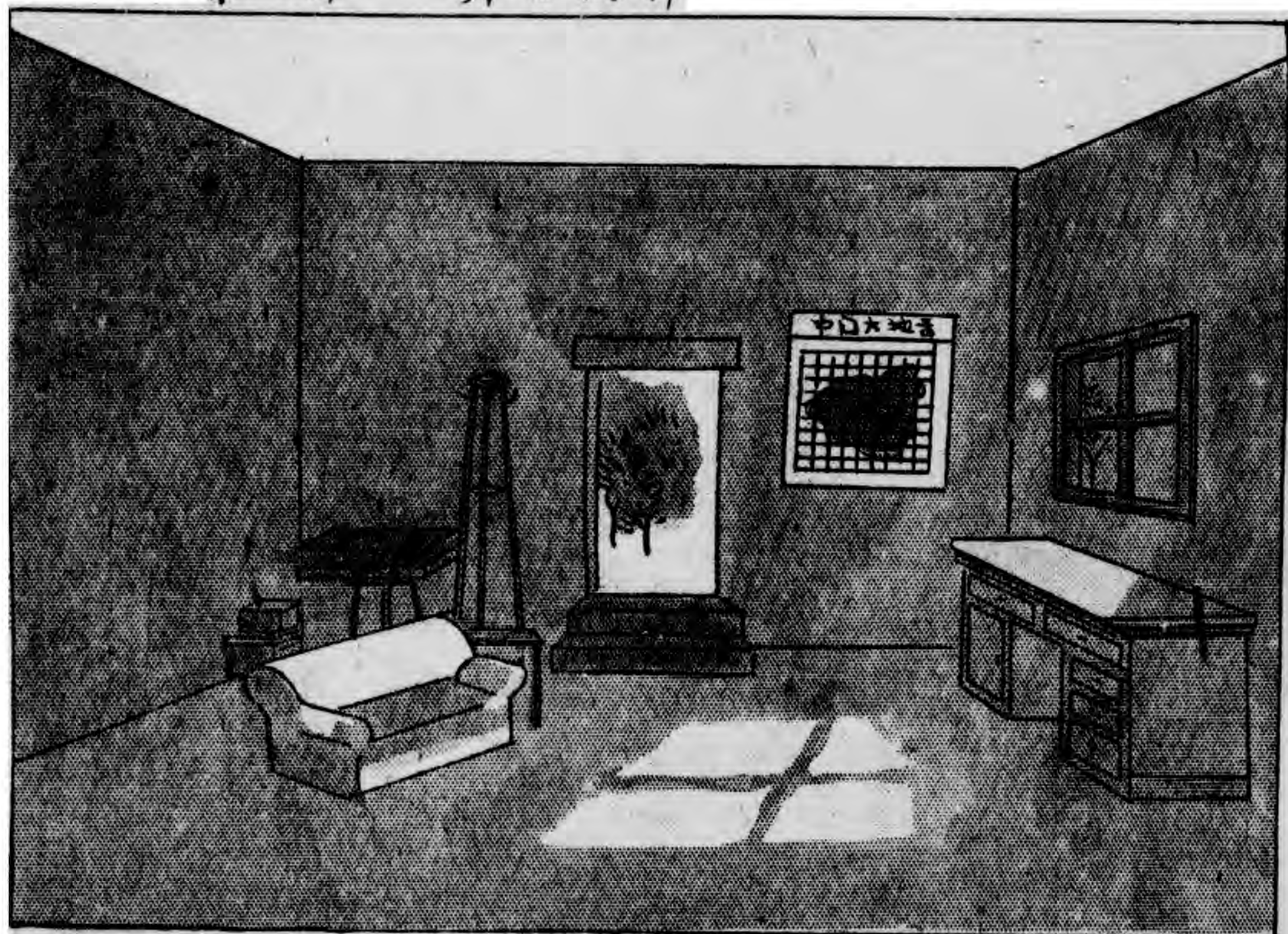
東

新華書店印行

目 錄

- 一 舞台設計.....李雨斗
- 二 占 鷄 崗.....葉 華
- 三 排演說明
- 四 人物總表

第一卷 舞台設計



第一幕

人

官茂發 國民黨桂軍一七一師師長。

韓紹敏 一七一師參謀長。

蘇增銳 一七一師五一二團團長。

莫仲度 桂軍地方武裝獨立三團團長。

王×× 一七一師五一三團團長。

蒙太太

曹太太

勤務兵 甲、乙。

時

一九四四年初冬

地

皖東

景

莫師長辦公廳的側室，冬天陰沉的下午，室內陳設很富麗，

但一切傢俱都為七零八湊的不成套，顯得很不調和與雜亂。

幕啓時，曹太太和勤務兵，在大皮箱和公文箱旁為曹師長整理行裝。

曹妻（約三十餘歲。豐潤，服飾華麗，指着勤務兵手裏的一件皮衣。）不要帶！這個不要帶。

勤 帶了吧，打起仗來，師長通曉不睡覺，半夜到天亮才冷咧。

曹妻 好吧，那就帶了吧，這羊毛衣也給他放在箱子裏。

勤 有了皮衣，用不着帶羊毛衣了。

曹妻 冷的時候可以加上。

勤 我看用不着，幾天功夫把匪軍消滅了不就回來了？帶這麼多幹甚麼？

曹妻 這還多？怕沒有人挑？

勤 問問師長……。

曹妻 他有他的事，不要打攪他。

勤（不顧，走到門口，）報告師長，這件衣要不要帶？

曹妻 問太太。

曹妻 是啊，教你別打攪他！放進去！好，這箱子就這樣好啦，那箱子給他裝公文。糖給他放進去，還有大炮台鹽！嚶！（往身後的沙發上一靠，）累死了。

蒙妻（約二十三四，瘦削，打扮得略有西洋風味，精神很憂鬱，失常的突然而出。）培瓊在這裏麼？

曹妻 啊喲喲，把我嚇了一大跳，我當是誰這麼冒冒失失，原來是蒙團長新夫人來了。有甚麼事要緊的事情嗎？勤務兵，等會整理吧。

（勤務兵倒茶後下。）

蒙妻 曹太太，啊，你好嗎？培瓊在這裏麼？

曹妻 和師長參謀長在這裏面談軍機大事。好漂亮的人兒，甚麼風把你吹來的？

蒙妻 我聽說，聽說……。

曹妻 聽說甚麼？

蒙妻 培琬要上前方了，要去打仗啦！

曹妻 帶兵官出發指揮打仗那還不是常事？你聽誰說的？

蒙妻 培琬還瞞着我，還是副官，他給團長準備出發的東西。你想，這使我更不放心，我的心老是怦怦咚咚的跳，我壓制自己，不去想這件事情，總是不能！電影裏打仗的場面，鎗聲呀、炮聲呀，血淋淋的人就變成真的，一樣擺在我眼前！我……我……。

曹妻 你也真太會想了，你在大後方見的事情真廣，可是真正打仗的事情你沒有經過，不錯，打仗要死人，要輪到團長這樣大的官那還了得。我是從來不怕的。

蒙妻 是的，我會想，一想起來就那樣怕人。

曹妻 來，喝杯茶。噯，你爲了培琬老遠的從後方跑來，你們結婚的那天，你給大家報告，說是愛蒙團長的英雄氣概，愛蒙團長的勇武。那時誰不說慧眼識英雄，誰都誇獎你的眼力。怎麼還沒有兩個月，你就變了。

曹妻 曹太太，你聽我說，從前五一二團一個營長，他太太不是還住在這裏，我看見她，我就害怕，害怕他同我一樣。

曹妻 從前五一二團一個營長，啊，他給新四軍捉去了，又放回來，師長怕他靠不住，所以把他放在副官處。

蒙妻 你不要說了，曹太太，不要說了。

曹妻 （自知失言）那是不會的，那是不會的，蒙太太，我可猜着你了，你們新婚夫婦，如膠似漆，一天也捨不得離開！

蒙妻 不是，不是。師長太太，你，你難道沒有爲師長的安全擔心着急過麼？

曹妻 （在室內的聲音）五萬分之一地圖拿來。

曹妻 五萬分之一皖東地圖嗎？

曹（在室內的聲音）皖東地圖。

曹妻（送地圖，送到門口，）來啦。（轉向蒙妻）用不着擔心，我是從來不怕的，老曹呀，真是福星高照，他也精明，現在聯合了日本人，就只要專門對付匪軍了。噢，你婆他單獨去對付匪軍，那他也是不幹的，吃虧的事情他不幹，每回總是等到日本人把匪軍掃蕩得七零八落，老曹就出馬了，你想怎麼能不百戰百勝？

蒙妻百戰百勝？我聽說……。

曹妻吃點小虧總是免不了的；勝敗為軍家常事，他也不把這個放在心上。

蒙妻他們說匪軍也不好惹，打起仗來說是怪猛！

曹妻哈哈，你瞧，我們官太太假然像個軍事家了。這不合太太們的身份，還是本本份份的談我們的家。

蒙妻談我們的……？

曹妻我的小美人兒！你簡直不像剛來的時候了，你怎麼弄的愁眉苦臉的？快不要這樣，教蒙團長看見了，他打仗要分心，帶兵的人一分心，打仗就沒有把握了。

蒙妻我也知道不好！

曹妻我說你們倆，真是天生成的一對，蒙團長嗎？風流英俊！你呀，長得天仙一般，英雄美人真教人見了眼紅呢。

蒙妻曹太太真是過獎了。我說，你和師長才叫人羨慕呢。

曹妻你那培瓊啦，老曹真是愛他咧，一天到晚就把培瓊搗在咀邊，那一仗打得好，是培瓊的功勞，那一仗虧培瓊指揮靈活；那一個沒有培瓊勇敢，那一個比不上培瓊的將才，培瓊真是老曹的寶貝咧。

蒙妻他也跟我說過師長很厚愛他。

曹妻你要好好的幫着他，別讓他分心，師長將來立了大功，你決不止是一個團長太太！

蒙妻 那全仗師長太太的美言和師長的提拔了。（看見師長的行裝）怎麼師長也要出發嗎？培瓊和師長一道嗎？

曹妻 你看你，師長在師長的指揮位置，團長在團長的指揮位置，反正是要出發就是了，一出發就得我跟他清理東西，副官勤務兵一點也不中用呀！

蒙妻 對了，我也要回去了。

曹妻 急甚麼，你不等蒙團長嗎？

蒙妻 不等他，不讓他知道我來了，曹太太，你不要告訴他我來了，更不要……。

曹妻 不要說你不放心，害怕，免得他分心。

蒙妻 嘻嘻。

曹妻 在這裏說得怪高興了，你回去一個人東想想西想想，又要弄得愁眉苦臉的。

蒙妻 不會，不會。下回再來看你吧，現在我回去還有點事。

曹妻 有甚麼事呀？

蒙妻 他的皮鞋沒有擦，衣服晒了沒有收，這些事情都要我過問，那些勤務兵不叫他做，他就不曉得做的。

曹妻 是呀，勤務兵都是那末蠢得同豬一樣？人家總以為我師長太太可以享福了，那曉得連師長出發帶些甚麼都要我操心！

（蒙團長出。約卅歲左右，高高個子，手裏習慣的甩動着馬鞭。）

蒙 你怎麼來了？

蒙妻 噢，我來玩玩的。

曹妻 我說你們這一對，可真愛得厲害咧，真是寸步難離，餓鬼兒不看見你，就要跑來。

蒙 真的麼？

蒙妻 不是，我是來拜望師長太太的。

曹妻 就算來拜望我的吧。

蒙妻 還有事嘛？

蒙 有。(走到電話機旁，拿起耳機)喂，接五一三團！(轉向其妻)你臉色怎麼這樣壞？不舒服嗎？

蒙妻 沒有不舒服，很好。

蒙 (打電話)喂，五一三團嗎？我蒙團長，王團長在家嗎？師長請他來有事，唔，在師部，唔，要他馬上動身。快啊，唔。

勤 (上)報告師長，保三團團長請見。

曹的聲音 請他來吧。

勤 是。(下)

蒙 趁師長會客，我們去看看師長的花園吧，我看你精神不大好。
• (轉向曹妻)夫人，請。

曹妻 陪你們玩玩，菊花開得很好。

(三人同下)

(莫仲慶入勤務兵隨後。)

勤 報告師長，莫團長來了。

曹 (出。約四十五六歲，禿頂，肥而矮的個子，說話和走路都那麼慢騰騰，一股官架子。)啊，仲慶來了，坐坐吧。

莫 是，師長從軍部開會回來，身體好嗎？

曹 唔，還可以。

莫 聽說參謀長已經在合肥城跟「那邊」談判好回來了？

曹 回來了。(忽然打着叫人鈴。)

勤 (跑上)師長，甚麼事？

曹 蒙團長呢？

勤 跟太太們在花園裏賞菊花，請他來吧？

曹 啊，讓他們賞菊花吧。

勤 (下)

莫 參謀長這會的收獲很大吧？

曹 唔，收獲很大，參謀在外面辦公廳裏有事，你要見他？

莫 他有事，不打擾他。

曹 這次我們開會，主要是研究這個問題，你想，桂林失守，大別山和後方的交通完全隔絕，立煌也被一度攻陷，幸而日本人已退走了，到處共匪非常猖獗，我們四面受敵，當真跟日本人打還不是雞蛋碰石頭，今天我們的敵人，而是共黨奸僞，爲了消滅匪軍，不能樹立很多的敵人，不能不在反共陣線上多交結朋友。參謀長這回和合肥的古井大尉談判的結果，已經和他們建立了互不侵犯條約，這是紮下皖東根據地基礎的第一成就，這叫做曲綫救國，你懂嗎？

莫 這真是偉大的見解，偉大的成就。

曹 現在你那裏怎麼樣？

莫 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

曹 你們和『那邊』清鄉第一團的關係還好嗎？

莫 那是和平共居最好的範例，這一次參謀長上合肥能很快和古井司令取得協議，清鄉第一團有不小的功勞，是他們派一個大隊護送參謀長的。

曹 唔，告訴陳俊之，出嫁的姑娘，不要忘了娘家，娘家始終當他親骨肉看待的，噢。

莫 我常常這樣勉勵他，我常常這樣勉勵他。

曹 你今天那兒來？店埠來？

莫 店埠來，特地來請示師長一件事。

曹 你談吧。

莫 （遞上一信）這是陳俊之給你的信。

曹 （讀信勃然）陳俊之太自己抬高身價了，我們的農報人員，怎麼要交給他皇協軍清鄉第一團來辦？

莫 師長，現在日本人願意花這末多本錢換他的性命，可見他是

甚麼人。

曹 陳俊之從前在我手下當營長，倒戈到日本人那裏當了團長，就以平等的地位同我辦外交。哈哈。

（許紹微匆匆而出）

莫 參謀長很忙。

許 （手裏還拿着支筆，顯然是因為情急才拋下公幹而來的。向仲慶）你坐師長，這一次我上合肥，陳俊之幫忙不少，不然，我們要和古井司令談判，真是不得其門而入呢。陳俊之在我們眼睛裏資格嫩一些，在日本人看來，他的資格比我們要老。五路軍裏的壞人送給皇協軍清鄉第一區辦，又有甚麼無人呢？上面經常訓示我們要有遠見，爲了使我們打奸匪沒有後顧之憂，要執行曲線救國，這是我們團結日偽軍最好的機會，我們何必在這些問題上和陳俊之爭個你高我低，李偉民……（轉向莫）他信上是寫李偉民和葛幼卿嗎？

莫 是。

許 葛幼卿到肥東中學教書是李偉民介紹的吧？

莫 李偉民介紹的，李偉民介紹的。

許 我從合肥回來，陳俊之和我談過這問題，葛幼卿不是好東西，他著書立說，罵陳俊之是漢奸，連我和你師長也隱隱的一起罵上。罵我和陳俊之勾搭。我們曲線救國方針才開始，就有人罵我們是準大漢奸了，這些人不殺，甚麼人該殺？

曹 我無那媽，這些眼睛望着鼻子的人，簡直成了共產黨了。

許 師長，願惜他幹甚麼？

曹 殺就殺吧，交給陳俊之由他去辦。

許 斬草除根啦。

曹 對了。

許 師長，我看一起交給他們吧，條把兩條人命有甚麼了不得？

莫 陳俊之還要我帶來了半截師長的八十萬塊錢和值百萬的禮物

曹 錢不錢到沒有甚麼，就怕給人知道了……

許 禮物不禮物，師長倒不在乎，讓我來看看。

莫 那當然，師長不在乎這個，主要是以後在共同防共的工作上配合得更好。

曹 我說這事情要辦得秘密些。

莫 那當然，這事情就要辦得巧妙，使誰也不知道。

曹 好吧。

莫 那就這樣辦。

曹 好吧。

莫 我打個電話回去，叫他們把人送來。

曹 好吧。

莫 （拿電話耳機）接保三團。

許 很好的一只瑞士錶，你看鍊子也不錯，現在很難得呢。

莫 很難得。

曹 參謀長，你喜歡，你就拿着用吧。

莫 還有兩支最新式的「派克」呢。喂，我莫團長，請參謀講話。

曹 喂……。

勤 （上）報告師長，王團長來了

曹 教他等等。（向莫）你教他們辦得秘密一些，不能讓外人知道。

勤 那自然，那自然。喂，我仲慶，來參謀談？師長已經答應了把那三個人送去。

曹 三個人，不是李偉民葛幼卿麼？

莫 還有一個是他們一夥，在下面當兵的。

曹 好吧。

勤 （仍打電話）送去呀，辦好了，要住他們的口，放在樹上。

拾病號一樣的拾去，最好是晚上，晚上人都睡了，機密些啊，唔，噢，唔。

許 這筆也不錯啊！

曹 你要甚麼，就拿甚麼。

莫 參謀長這回從合肥回來很辛苦了，應該慰勞。

許 噢，這回脫下軍裝，穿着便衣，從前敵人的據點裏，我連想也不敢想，這回居然在那裏大搖大擺痛痛快快的逛了一回。從前的同僚很多都見面了，還是一見如故。

莫 一見如故，一見如故。

許 師長，根據協商處讓報工作的配合問題，我跟仲慶談談。

曹 是得談談，那末你們談吧。

勤 報告師長，王團長等了很久，他說如果你有事，他等會再來，行不行？

曹 唔，他就來吧。

勤 是。（下）

許 （向莫）那，仲慶，上我那兒談吧。（與莫下）

王團長 （不等通報就上來了）師長，要是沒有甚麼重要的事情，我等一會兒再來。

曹 我看你老脾氣還沒有改。

王 我本來沒有甚麼壞脾氣。

許 （拿着幾張零亂的情報急急的上）噢！錯過了大好機會！錯過了大好機會！

曹 又是甚麼事情？

許 牛登舉這才送來了情報，你看，

曹 唔，是我們那位剿共大隊長嗎？（急讀情報）

許 （唸）『日軍四千餘於昨日（十一月十日）佔領匪區中心張橋……』這裏，你看，四路合擊奸匪中心區，日本人說話真算話，說幹就幹。

曹 我們的佈置難道太遲了？

許 抓緊時間還來得及，這是我們和日軍軍事配合的好機會，

啊，王團長來了，培瓊呢？

曹 （打着叫人鈴）（向王）你們前面的情況怎麼樣？

勤 （上）師長，甚麼事。

曹 請蒙團長來。

勤 是。（下）

王 我來以前，前面兩個營沒有通話。那裏好像沒有甚麼大變動。

許 據我估計，日軍企圖包圍青龍場，分幾路向奸匪中心區進擊，這次掃蕩的規模一定不小，這個買賣幹得。

蒙 （上）甚麼買賣幹得。

許 日軍已經向匪軍圍攻了。

蒙 那就來配合一下。

許 我也這麼想，日軍的攻擊方向和我們原訂計劃一點也不抵觸，他們把我們的活動範圍都估計得一點不差，可是得快，按我們的日期來行事，就來不及了。

曹 爲了鞏固核心，擴展外圍，仗是要打，情況沒搞得十分清楚，急於配合，怕不大好。

許 這裏還有一個情報，今天十一號吧？九號定遠城的日軍已經向朱家灣匪軍掃蕩，匪區大橋，張橋……這些地方都有炮聲，匪軍十四團只一個營，三百多人被壓到占雞崗上去了。剩下十八團和一個地方武裝的淮南支隊，才九百多人在青龍場一帶活動，這還不好搞？

曹 情況確實？

許 牛登峯的情況還有話說？

曹 上一次大橋戰鬥吃虧就是情況判斷不足。

許 還能老是太橋戰鬥時那樣的情形麼？實際上那次也不能說情

況不明，只能將匪軍太發掃了。

曹 就怕他和上次一樣滑頭。

許 這次他臨到日本人這樣大規模的掃蕩，還有甚麼力能顧及這麼多，四路進攻就是四千多人，加上原有青龍場南邊六千多日僞軍就是一萬多人啦！一萬多人的攻勢你教匪軍怎麼吃得消，況且這情況還要變動下去，只會有利於我們。師長，趁早，趁早，若不趁早，便宜就撈不着了。

曹 唔。

許 快幹，硬幹！堵攔出馬，向占鵝崗進行掃蕩，同時向曹家圩、王岡、張橋掃蕩。

曹 主力伸到占鵝崗？

許 日軍在他們的前面，我們就要選擇他們的後尾！

曹 是，一個大包圍，他前後受敵，我們容易致勝。

許 師長早下決心，我們消滅匪軍的任務可以早些完成。

曹 照原訂計劃困難就多了？

曹 打是一定要打，就是，我怕情況估計不足，把主力伸到匪軍後面，要是他後面再有佈置那就很危險。而且，我們自己後方空虛。

許 把保六團調回來。

曹 六團是守周家崗的。

許 周家崗我們固守了三年，工事像鐵桶一樣，匪軍能有大大的本領，也不致於搞壞它一只角。

曹 那裏的支隊長是柏成君，他不行啦。

許 柏成君打仗不行，做特務工作還有一套的。

曹 地方武裝，不能打。

許 下個命令叫他死守，周家崗丟掉一隻碉堡，殺他的頭。

曹 如果柏成君能抓得緊……

許 哪還成甚麼問題？

曹 增援有沒有把握？

蒙 甚麼叫做沒有把握，師長你下命令，我讓增援完成任務就是了。

曹 好吧。

許 那原來的計劃還要略加修改，命令我都擬好了，都在這裏，請去談談，如何？

曹 好吧。（向蒙、王）你們談談吧。（與許紹儀下。）

蒙 老王，怎麼弄得愁眉苦臉的？

王 甚麼時候擱下這團長的領章，甚麼時候就不愁眉苦臉了。

蒙 帶兵官還能有這個想法麼？

王 當兵的不願意打仗，兵也就沒帶頭了。

蒙 士氣是要鼓舞的呀！

王 我自己還要人鼓舞啦！！

蒙 老哥，小兄弟面前何必變成這副樣子？

王 你認為我是裝的也好。

蒙 師長和參謀長來了。

曹 王團長蒙團長，聽聽參謀長宣佈作戰命令吧。

許 晉面的命令今晚可以連夜送到（現在宣讀一下便於你們多
一些時間考慮。咳海！（宣讀命令）『五一二團以一個營的
兵力阻原防務。配屬五一三團三營，並指揮牛登峯部，其任
務如左：

一 於十三日向肖家圩集中，十四日依大橋向肖家崗王團崗
掃蕩後回肖家圩宿營。

二 十五日由肖家圩向張橋掃蕩前進，到達張橋後，轉向山
雞崗掃蕩。

三 十五日應防牛登峯部進發元溝集，即在該處構築工事並
固守之，無命令不得撤退。

四 該團於達到山雞崗後，即以該地附近為彈藥，反覆向占

雞崗以北奸偽地區掃蕩，以掩護牛登寨部工事之構築。」

『五一三團以一個營兵力担任原防，附無線電一班，並指揮第一獨立支隊。其任務其行動如下：

一 十六日續向青龍場匪軍掃蕩，到達青龍場後，即以獨立支隊在青龍場擇地構築工事並固守之，無命令不得撤退。

二 該團到達青龍場後，即以該地為根據，反覆掃蕩西北地區奸偽，並隨時策應五一二團作戰。』

王 師長，會營不能配屬蒙團指揮，因為青龍場一帶不僅有匪軍，而且還有日偽軍！

曹 我現在命令你打匪軍，沒有命令你打日偽軍！

王 蒙團是主力，何在乎這個把營的兵力？

曹 爲了殲滅奸匪，就在乎這個把營的兵力！

王 師長，你還不了解下面的情形，士兵大批的開小差，下級軍官埋三怨四，都沒有忘記他們是用抗戰的名義徵發出來的，現在一萬多敵人向匪軍進行掃蕩，我們嚷着配合日偽軍打奸匪，我看部隊是難掌握的，爲了安定軍心，對日偽軍我們裝裝要打的樣子也是好的。

曹 一切都因爲你管教得力！

王 我管教無方，撤我的職吧！

曹 我知道你當團長的資格不淺，穩定士氣的辦法有的是，決不致於要違抗命令來穩定軍心！

王 我不會違抗命令，爲了我們的部隊不遭受損失，我們不能不想想敵偽有一萬多，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僅有兩個營，一個烏用沒有的獨立支隊，不顧信用來搞我們一傢伙怎麼辦？

曹 「杞人憂天」！勤務兵，開飯！

勳 (上茶)

曹 仲慶呢？請他來一同吃飯。

勳 他見我們有事，就走了。

曹 滿好要他到日本人那裏暗示一下我們的行動，免得和他們發生誤會。

許 這個我說了。

曹 (向王)我知道你消滅青龍場的奸匪是不成問題，得勝回來，我要大大的款宴你，給你擺得勝酒！(向勤)來酒呀！

勤 來了。

曹 請太太來吃飯！

勤 是。(下)

王 我是不學無術，不勇不智，恐怕只能看着主力在占雞崗上樹立功蹟了。

蒙 王團長，達觀愉快一點，剛才師長說過，青龍場的奸偽肅清，師長要跟你擺得勝酒。

曹 要是匪軍消滅了，皖東繁榮擴展起來，那我們參謀長要推第一功臣了。這回參謀長從合肥回來，巧好我上軍部開會去了，今天就算為參謀長洗塵，你們為參謀長乾杯！

許 謝謝師長。這回在合肥玩也玩痛快了，吃也吃痛快了，喝也喝痛快了；事情辦的也算不差，和古井司令經常徹夜不睡的商談。

蒙 參謀長辛苦，敬酒一杯！

許 唔，乾了，乾了，唔，日寇總算不足為慮了，可以專心一志的對付奸匪，這也算是我上合肥一個小小的成就。所以，王團長，不用害怕了。

曹 培瓊，國棟都乾一杯吧！祝你們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蒙 謝謝師長！(乾杯)

曹 (向王)你不喝酒？

王 胃不好。

蒙 師長，這次我用蒙營主攻，會營李營包抄迂迴佔領占雞崗後，馬上向大橋推進；老王我們遙遙相對，穩便皖東的新局面

，和我們打個牌，我打得優光采，大家不喝一杯吧，乾杯！
不起勁？

（曹妻與蒙妻入）

曹妻 呀！你們真是，不要太主人，連這漂亮的客人也給忘在後邊了！

許 來遲了，要領罰酒！

王 讓我來敬我智勇雙全的主力團團長培瓊老哥吧！乾杯！

蒙 乾咧！

王 好嘞，老蒙，你成功，我成仁！

蒙 你這是甚麼意思？

王 就是這個意思。

蒙 王團長，你別小看了我蔡培瓊，我蔡培瓊不要人家一兵一卒不見得就成不了事，就算成不了功就成仁德！只要上官答應我蔡培瓊還不希罕你的一營人。師長，請收回成命吧，沒有這一營人我就不完成任務了嗎？消滅不了匪軍，我粉身碎骨也不回來！（手裏的酒杯被碰得粉碎）

（全場緊張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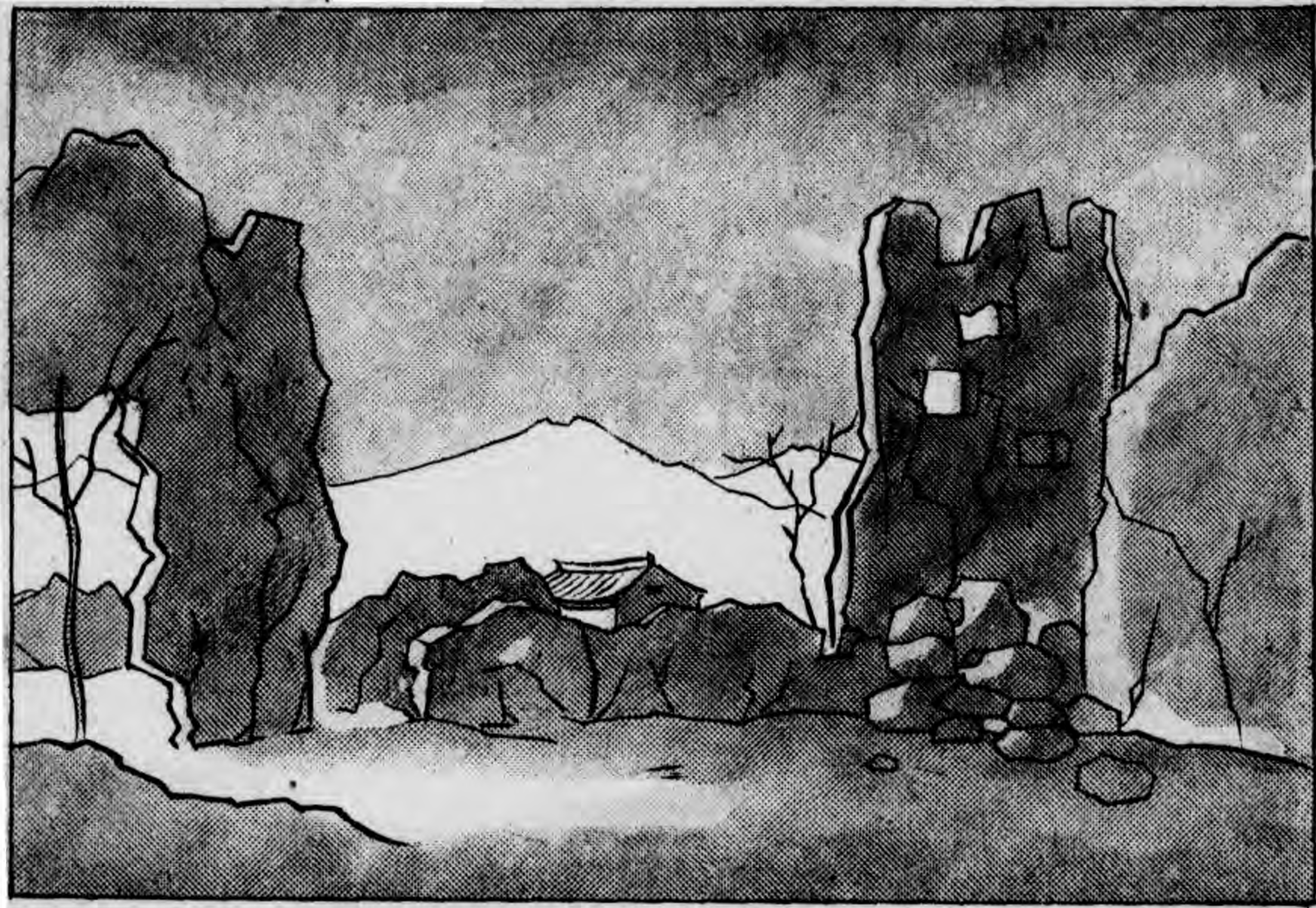
蒙妻 （神經質的叫喚，）培瓊！培瓊！

（幕急閉）

第二幕

第一景

舞台設計



第二幕 第一景

美

卞德勝 固守董大圩子的七連二班長。

吳發義 二班戰士，擲彈能手。

李金生 二班戰士。

薛長月 機槍射手。

馬懷國 特等射手。

通訊員

連副

營長

衛生員

時

距第一幕一星期，我剛佔領陣地的第二天早飯時，頑軍突然向我襲擊，兩次猛烈衝鋒以後。

地

占鵝崗董大圩子，新四軍陣地。

景

一個荒蕪的稻場，周圍有高堤，左角有圓形碉堡，中間有兩個雙人壕，因新四軍剛佔領陣地還沒有修起來，顯得殘缺。右邊有一列房子，只看見牆腳，高堤的那邊有一茅草屋頂正在冒烟。

幕啓前，有陣激烈的炮火聲，幕啓時槍聲逐漸稀落，烟霧正在消散，戰士們不多了，正在休息。

李 一、二、三、四。（數着人數）我們一班人剩下這幾個，這幾個毛人經得住他幾個這樣的冲鋒？

吳 頑固派打數量，我們打質量，『幾個毛人』還不是擋住了？

李 你看我們昨天晚上才到這裏，工事工事沒來得及修。我們一個連擋他一個營，總有兩個鐘頭了，援兵還不來。

吳 連正式的命令也沒有來，鬼知道頑固派來得這樣快，狗日的頑固派算來算去算在我們吃飯的時候來，害的老子飯沒吃飽，虧的我藏槍一響，連忙塞幾個饅頭在口袋裏，（拿出饅頭）誰要吃？噢，薛長月？你這是幹甚麼？

薛 （正在解開背包，拿出套新軍裝穿着）我留下的一套新軍裝，我想該是我穿它的時候了，這個時候不穿，甚麼時候穿？

（槍聲五六響）

李 又來了？又來了！

薛 不是，馬懷國來了。

吳 馬懷國又來了，這個人真是！（跑到班長跟前）班長馬懷國又來了！

卞 （在圓形碉堡裏。）他掛了那麼重的彩，又來幹甚麼，叫他下去吧！

馬 （頭上，左膀子上都裹着傷，）叫我下去？怕把頑固派打跑了？

吳 班長看你掛的彩不輕，要你下去休息，這裏有我們撐，去

吧！

馬 不要推！打垮了頑固派，不要你們說我知道休息！！

吳 你聽班長的話，班長愛護你，我們大家都……。

馬 你囉索個雞巴，你歡喜下去，你下去！

薛 不要火，不要火，馬懷國，班長和老吳都是爲了你好。

馬 （氣的要哭了。）你們，你們都不讓我出口氣，頑固派……
…！！

吳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提起你老婆孩子的事情了，我們都知道，等狗日的頑固派來了，我們大家一起跟你報仇，你別作驕了，休息，好好的養養精神。

卞 （略爲走出碉堡。）同志們，頑固派在整理隊伍，大家休息，不要太鬆懈了！

李 依我的一個沖鋒沖出去算了，免得在這裏挨打。

吳 你說甚麼？要你當連長就糟糕了，請頑固派來駐紮大圩子了。甚麼都圖個痛快！

李 六八九班本來是做預備隊的，現在一起投進工事，連打反沖鋒的隊伍都沒有。

吳 防地太空，那三個班不投進工事怎麼辦？反正我們吃虧人少。

李 你說擋住了，（指圩子外面的屋頂）這小莊子不是丟了？

吳 那有甚麼辦法，還不是因爲我們人少？他四個連，我們才一個連，他地形比我們好。我們退到這裏，憑這虎虎糊糊的工事據守，你看，頑固派坐在屋脊上向我們格格的掃機槍，丟手榴彈，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幾個手榴彈一排，打得他一個個像滾冬瓜一樣滾下去，我再連兩個手榴彈，屋子打着了火，直冒烟，歐得他狗日的眼水直淌，屋子裏存不住身，還不是從小莊子裏跑了？

李 這不假，吳發義你兩個手榴彈打得不轟，不然只怕現在還沒

下屋頂呢，我們這幾個怕早就沒命了。

吳 早該趕他滾冬瓜的，薛長月扛挺機關槍不長耳朵不長眼睛，鸛狗日的一挺機關槍坐在屋頂上，把我們到營部去的地段封鎖得緊緊的，他也不着急，我叫他也叫不應，害的我把嗓子也叫啞了。

薛 怎麼不着急？我一個人，又要拿子彈，又要裝梭子，他媽的，軋軋軋軋，轟轟！軋軋軋，迫擊炮重機關槍排山一樣的打來，那有機會發揚火力？

吳 沒機會發揚火力？我對準他屋頂兩個手榴彈，他媽沒個×！不炸，不炸呀，老子又連排兩個，屋頂才冒烟起了火。

馬 算了，全是你吳發義的功勞，沒有機關槍掩護，看你吳發義表演投彈。

吳 這還假了麼？

下 同志們，誰都有功勞，頑固派打垮了，我們回去選英雄，這個時候大家留點精神！

吳 好呀！大家看着！

馬 打垮了頑固派再說。

（稀疏的幾聲槍響）

李 東頭不知打得怎麼樣了。

馬 （跳起）你怎麼弄的，你呀？替他東頭打得怎麼樣，老子西頭死不丟，看你怎麼樣！盡說些廢話！

李 哦……

下 同志們注意，敵人一個個站起來了，又要衝鋒了。

李 班長，……。

下 同志們不要怕，我們人雖不多，我們來演個戲。

馬 演個戲？

下 聽我說，我們人實在太少了，我們來個空城計，大家跟着我！我喊三排長吳發義你答應，我喊八班副薛長月你答應！

吳、薛 好，好！

（兩鋒號聲）

（槍聲、手榴彈爆炸聲）

卞 馬懷國，伏下，榴彈來了！（故意大叫）三排長！

吳 有！

卞 隊伍準備好，大刀插在工事上！

吳（領導着大家答）是！（輕聲的說）同志們快插大刀，快插大刀！

（大家忙插上十五六把大刀。）

卞（又故意大叫）手榴彈揭開，綫圈扣住，敵人來了就打準備好了沒有？

衆戰士 準備好了。（大家準備手榴彈。）

卞（大聲叫）八班副！

薛 有！

卞（大聲叫）搬兩箱子彈到三排！快！

薛 是。

卞 準備好好，敵人來了！

（敵人的槍聲接近，腳步聲已隱約聽見。）

（敵人無恥的叫着衝呀！衝呀！）

卞 同志們，快打！

衆戰士（打出一排手榴彈！）好！

卞 機關槍抬起頭來！

薛（連拋出幾梭子）

吳 該我的了，（甩出一個手榴彈）膽火！再來！（連甩出兩個手榴彈）撿倒幾個？

卞 馬懷國，快打！

馬 急甚麼？（舉起槍瞄準）可以吧？

卞 有個提盒子炮的，當官的，快，瞄準。

馬（又舉起槍瞄準）可以吧？

卞 打得好，打得好！

（敵人的腳步聲已顯得猶豫。）

（衝鋒號一吹，敵人的勢焰又高起來，大叫着衝呀！衝呀！）

吳（急的沒有主張，突然想個法子！）拉地雷！拉地雷！！

卞（故作鎮靜的）不要慌，等他到溝前再拉。

（敵人又猶豫起來，當官的強迫衝鋒，

當官的：衝呀！不衝打死你！

當兵的：那裏人多，不能去，人多不能去！！）

薛 靈種，爬在溝前死狗一樣！！

李 走了，爬回去了。

（大家鬆了口氣。）

薛 空城計不靈！

吳 不是我三排長吳發義拉……

李 三排長，那來的三排長？

吳 噢，不是二班長下命令要我當三排長的嗎？

衆（笑）

吳 不是我三排長喊拉地雷，敵人又不又上來了？

馬 藥鋪裏甘草，少不了你。

薛 三排長怎麼想起拉地雷的三排長？

吳 算了吧，頑固派跑了，三排長不當了。剛才可真把我急死了，想要有地雷就好了，心裏想着，咀裏又噙出來了。

薛 班的班長靈活，故意的叫：『不要慌，等他到溝前再拉。』要不然，光喊地雷，他往前跑，地雷老不炸，還不戳穿西洋鏡？

李 看！

衆（大家注意。）

李 營部通訊員來了。

馬 你裝甚麼蒜？

李 說不定營長來個命令教我們衝出去！

馬 要你當營長好了，衝出去繳槍！

李 不衝出去，營長難道還叫我們撤退？

馬 你李金生光想撤退。

（營部通訊員上）

通 二班長呢？

卞 在這裏，甚麼事情？

通 團部來了命令，要七連死守董大圩子。（下）

卞 薛長月，觀察敵人！

薛 （入圓形碉堡）

卞 同志們，團長來了命令，要我們死守董大圩子，你們說，你們有沒有勇氣？

衆 有！

卞 對呀，我們要堅決的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呀！

衆 一定完成！

馬 讓我擦好槍！（急急的擦槍。）

卞 馬懷國，你應該歇歇，讓吳發義替你擦吧！

馬 不要，讓他去找手榴彈去。

卞 吳發義，你手榴彈沒有了麼？

吳 （正在拾檢以前彩號丟下來的手榴彈）都給我打光了。

卞 李金生到連部去拿手榴彈！

李 敵人還封鎖那缺口嗎？

卞 沒有槍聲，他封個吊！

馬 舜鍾呀，真洩氣！

卞 他戰鬥經驗少一些。

吳 （彩號丟下的手榴彈被他集中了五六個）還着這五六個

炸彈，老子至少要消滅他狗日的五個。五個也够本了！（想起自己還有事情要交代）班長，來，我這裏還有一些生產費，我用不着他了，要是我犧牲了，你代我交了黨費吧！還有，打鬼子得的一只錶，你，送給你用。

卞 老吳，我也決心犧牲了，同你一樣的，你自己拿着吧，
吳 不管怎麼樣，這隻錶，你得收着，我們在一起打仗二三年，
夥好，今天我一定要犧牲在這裏！

卞 有犧牲的決心是好的，可是我們不一定就死，我們不是爲着
要活命才在這裏拚麼？你看，連副來了！

（連副挺身而出。）

卞 連副，你怎麼樣了。

連 好得很，你們打得不錯。

薛 連副，我機關槍打得怎麼樣？

連 不錯，不錯。

吳 連副，我有些生產費，決定交給黨，你代我轉交吧，還有一
只很好的日本錶，想送給班長，他不要，請你給我拿了。

連 吳發義同志，你的決心很好，這錢我代你轉給支部書記，
錶，你自己留着吧！馬懷國（見馬懷國跛着腳走到他面前。
他伸手握住馬懷國的手）你能堅持麼？

馬 甚麼叫不能堅持？連副，我問你，八九連爲甚麼不來增援？
吃乾飯去了麼？

連 會來增援的，不要急，我們的任務要在這裏堅持，爭取時間，
好讓其他大部隊運動。

卞 東頭和正面打得怎麼樣？

連 敵人第二次沖鋒就逼到東頭陣地的外壕，正面四六班受到很
大的威脅，他們一時沉不住氣，放棄陣地往營長屋子裏退
却。

吳 四六班退却了

連 不要急，聽我說，他們現在還在那裏堅持，退到營部去以後，給營長一頓大罵，二排長受了很嚴格的批評。

馬 營長真不錯，那東頭陣地不受影響嗎？

連 那時候，東頭陣地真緊張，眼看個敵人一個個沖進了外壕，馬就要跳進工事了，幸好九班長沉着，他不顧一切，連打幾個手榴彈，打死敵人個排長，他們弄得慌了手脚。

卞 九班長真不錯。

連 恰好這個時候四六班不是給營長罵出來？三排長很激鑒，幹命的喊：『援兵來了！援兵來了！我們準備反沖鋒！』大家跟着叫起來，敵人以為真的援兵來了，慌了手脚回頭望，九班長趁機喊：『敵人動搖了，我們趕快沖呀！』一個反沖鋒，大家跟着望前跑，敵人同老鼠一樣的竄回溝東小莊子，東頭的局面這樣才穩定下來的。

薛 班長，班長，敵人又來了！

卞 來了，就用大刀砍。

（迫擊炮響了。）

（敵人緊急的沖鋒號。）

（緊張的腳步雜着兇惡無恥的叫聲。）

吳 潮水一樣湧上來了。

（李金生抱着手榴彈彎着腰跑上來。）

（槍聲逐漸密集。）

連 （端起槍闖倒一個敵人）你們看，倒了一個，消滅敵人不容易，頑固派好打！

李 連副，連副，指導員犧牲了！

連 真的麼？

李 指導員往營部去，敵人的迫擊炮對準往營部去的路上打，打中了頭。

連 同志們呀，給指導員報仇！要頑固派還給我們指導員，大家

拿出本事來英勇的拚，勝利是有把握的！]

衆（打出排槍）

馬 同志們，沉着打，我們要死守陣地！

連 薛長月，機槍抬起頭來！

（薛長月的機槍不絕的響。）

連（跑到右邊指揮。）小炮發射。

李 連長，我們還能堅持麼？

連 爲甚麼不能堅持，爲革命犧牲還有甚麼說，我們死了就算，要死大家死在一起，你怕甚麼？

李（一連拋出幾個手榴彈）連長，你看好啦。

吳 拚了吧，拚了！（抓到一堆手榴彈，在伸腰投彈時中彈，倒下）

馬 老吳，怎麼樣？

吳 不要緊。

馬 你兩處掛花了。下去吧！

吳 不是下去的時候。

馬 對，不是下去的時候，對，好同志，來，我來給你包紮。

吳 好。

馬 撕這個，包起來。

卞 馬懷德，別忘記了你的槍。

馬 對！（隨好）可以吧？

卞（大叫）八班副！

吳 叫甚麼，薛長月，勸他幾梭子，一顆子彈別浪費。

卞 準備好大刀，敵人上來就砍！

（薛的機槍猛射。）

吳 該我來了！（連拋出五個手榴彈。喘息着，氣力不支，坐下。）

馬 老吳，休息吧，有我不怕！

吳 有你不怕，我要有你的槍法，管他甚麼人一個也不給他活，你還揀肥揀瘦的打，你忘記了，他們要你死，管你當兵的當官的。

馬 烏無頭不飛，打倒他一個當官的，當兵的還要打嗎？

吳 當兵的沖鋒，一樣要你命，你給他留情面！

馬 甚麼話？（把帽子摘下往地上一丟）打毛了老子的火你瞧瞧！！
（跑上工事連連發射幾槍。）

卞 好哇！打得好，打得好，馬懷國打得好！退了！退了，馬懷國當心！

馬 他打不着我！

薛 向三班陣地去了，向三班陣地去了！！

卞 報告連副，三班同志往這邊退了。

連 告訴三班，不許離开工事一步。

卞 三班同志們！守住我們的陣地，我們增援部隊就要來了！哪怕我們犧牲了，也一定會換得勝利的！

三班戰士英勇的回答：對呀，我們一定要勝利的！

（手榴彈機關槍聲不絕。）

卞 三班同志打得漂亮！，打得好呀！！

通 （上）報告連長，一排長犧牲了！！

連 叫三班長代理一排長。

通 是。（下）

連 二班同志們注意，敵人向三班進攻不成，又回到西北來了！！馬懷國，榴彈來了。（說完中彈）

卞 連副，你掛彩了！叫衛生員！（戰士們遙聲叫衛生員。）

連 二班長，鼓勵大家為黨創造光榮的勝利，要三班長堅持，堅持到最後一個人！黨要我們和黨大圩子共存亡，大家好好的完成任務，服從命令聽指揮呀！

卞 （緊緊的握着連副的手）連副，你放心！（擦淚走到工事前

。) 同志們，快打！

衆戰士（一同發出排槍。）

連 二班長，連長能來麼？我的任務要交給他，另外我還有意願。

卞 到東頭去有缺口，敵人封鎖得緊緊的恐怕他不能來！

連 那你告訴他，我不能幫助他了，幹部傷亡很大，排級的都完了，教他不要跑來跑去，蓋大圩子的核心，全靠他支持了！

卞 是。（迅速以爬行滾進的姿勢爬下。）

衛生員（上）誰綑彩，啊，連副，我來救你到綁帶所去！

連 這裏有缺口不要爲了我，使許多負傷的同志得不到救護！

衛 有辦法！連副，你拖着我的腳。

連 同志們！守住蓋大圩子！

衛 來！（衛生員伏在地上爬，腳上拖着連副下。）

卞（上）同志們，最後拚了吧！打啊！

衆戰士（又放出一排槍。）

（敵人的叫喚聲：

好同志，繳槍吧！

過來優待你！）

馬（激怒了她的自尊心）你媽的！老子不覺得什麼叫繳槍！！
（連連的射出憤怒的子彈。）

薛 繳你媽的×！（機槍也憤憤的射出一梭子。）

吳 繳給你！（拋出幾個手榴彈。）

（敵人沖鋒號又吹起來！）

（槍聲更密集。）

馬 光吹號管烏勁，有種過來！

（營長挺身而出。身後隨一通訊員。）

吳 營長來了，營長來了！

營 同志們，用機槍炮火給沖來的敵人殺傷！

卞 同志們，營長負了傷還親自來指揮我們，我們好好的打！

衆戰士 對啊！（發出一排槍！）

通訊員上 報告營長，東頭陣地被敵人突破，一部份敵人潰散滿向

我們正面壓，想解決圓形碉堡，排付要我請示！

營 要卞班長指揮大家分組躍進，撤退到營部前面的房子。

通 是。（下）

營 同志們，你們不能單獨在這裏堅持了，撤到北面的小屋子堅守。通訊員，走。（與通訊員下）

卞 馬懷國和吳法義下去！

馬 吳法義下去，你媽的怎不下去？

卞 有我，你們放心下去吧！

吳 班長，你和薛長月先走！

卞 我命令你下去？長月走！

吳 好！（與薛，很沉著的，把被包武器一樣不剩的帶下。）

卞 馬懷國走！

馬 班長你走，你不知道我馬懷國的脾氣嗎？你們好好的，應該到裏面去堅持，我反正這樣了！

卞 好吧，你不要作無謂的犧牲，我要機關槍掩護你。（正準備
着下）

（敵人叫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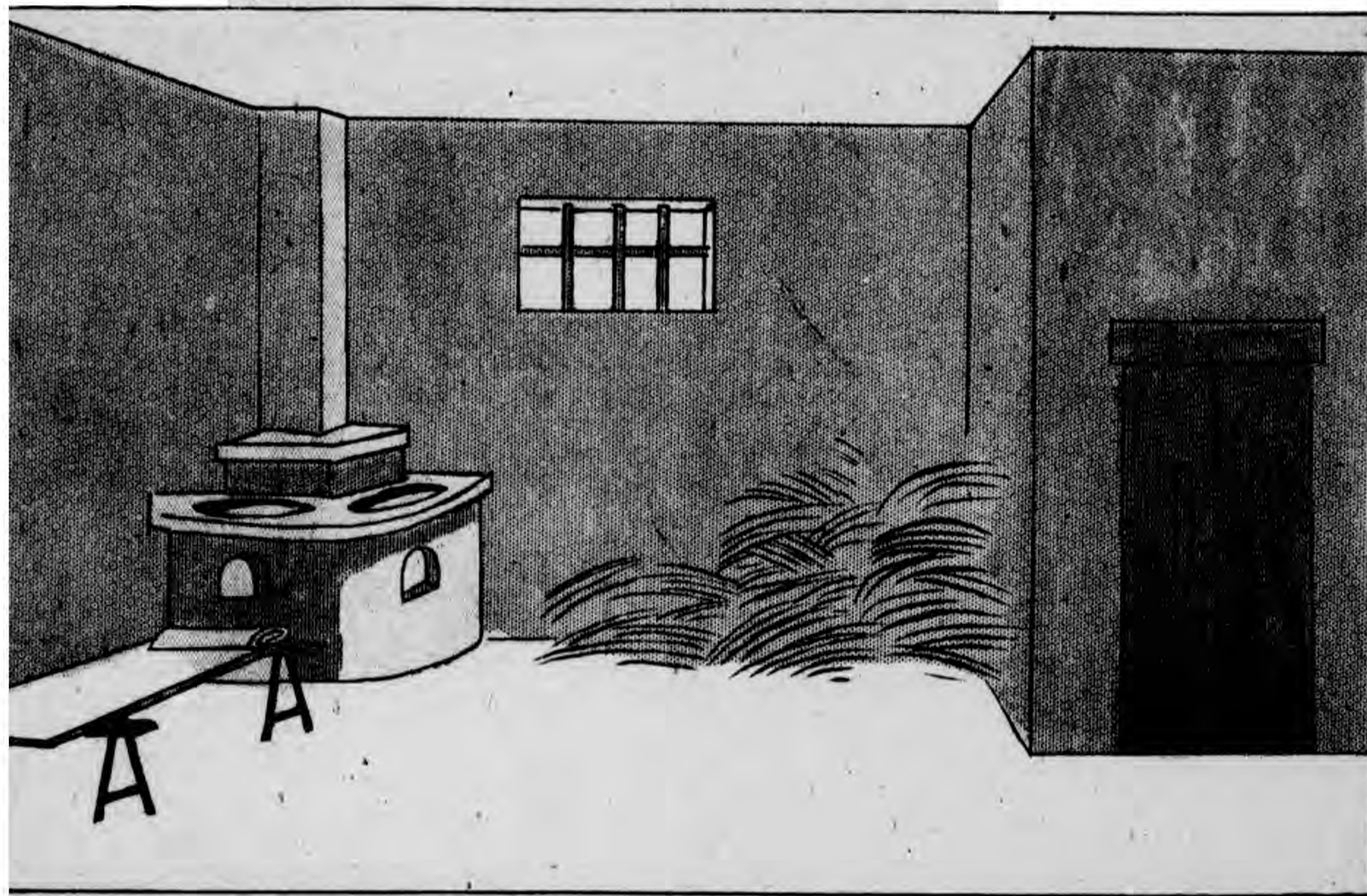
繳槍啦！

好同志，快繳槍。）

馬 繳給你！（給敵人一槍作為回答。但於觀察敵人時中彈。）

卞 （回過身來。）馬懷國！來！（揹負馬下。）

（幕 閉）



第二幕 第二景

人

梁保國——七連文書
蔣學思——四班戰士
榴彈班長
郭廣生——榴彈班戰士
葉光發——榴彈班戰士
徐正桃——四班長
孔文之——四班戰士

地

董大圩子七連連部駐地

時

工事被突破以後

景

一間較空闊的廚房

幕啓 梁保國借了支步槍，一個人站在門邊，槍聲雖稀，但

總是不絕。

徐 (帶着蔣學思緊張的上) 文響，連長呢？

梁 連長在外面。

徐 連部就你一個人在這裏麼？

梁 連長命令我在這裏死守，你四班人呢？

徐 就剩我兩個了，子彈也沒有了；這裏沒有子彈麼？能到營部去麼？

梁 不能，這裏又沒後門，從前面稻場上灣到後面吧，又給敵人火力網封鎖了。

徐 沒子彈怎麼辦？

梁 沒子彈，我分些給你們。(把子彈帶拿下來平分。) 一個人一掛。

徐 這一掛子彈能打甚麼？

梁 猛準打，打到甚麼時候，就是甚麼時候，現在我們主要是爭取時間，好讓大兵團展開。

蔣 你們聽！

梁 注意。

徐 啊，原來還是榴彈班長來了。

(榴彈班長領郭廣生、葉光發、孔文之上。)

梁 好了，榴彈班來得好，不用怕了，敵人來了用小炮斃死他！
班 有炮彈才可以斃啊，四個人一顆炮彈也沒有了，想到營部去拿炮彈。

梁 怎麼？你們只剩四個人了麼？

班 還有四個已經到營部去了，給敵人殺斃了呀！

葉 唉，能從這裏到營部去。

梁 不能，營部在後面，隔後門還隔巷子，灣到後面才是。

班 沒有打通麼？

梁 所有的房子都沒有來得及打通。

班 隔壁已經是敵人，我們三面被包圍了。

葉 隔壁有敵人？（走到牆邊去靜聽。）唔，有人。

徐 怎麼辦！怎麼辦？敵人已經過我們後路走了，我看我們沖出去吧。

梁 沖出去是不行的，現在已經不能沖了，死就死在這裏吧。
（敵人叫：沖呀沖呀，繳槍啦，好同志的！）

梁 來，你們兩個把門。（指四班長和蔣學思，自己伏在牆壁上打了兩槍，都不響。）他媽的，膽火！四班長快打。

徐 （正端起槍）哎！是不是掛彩了？

梁 （走過去看四班長。）不要緊，肚皮上擦破了一點皮，吃苦精神就在這個時候表現，要不然黨的任務完不成，以後自己要後悔。

徐 是的，爲了完成黨的任務，（掏出一瓶擦槍油，將自己的槍擦好，遞給梁。）你的槍打不響，恐怕有灰。

梁 （接過槍來，靠着窗子打了四槍。）一個揸盒子槍的給我打倒了。

徐 退了，退了。媽的，這傢伙還是個指揮官，揸着盒子砲呢。

葉 媽的×，又來了！

郭 頑固派不要臉，發洋財呢！我要找個釘耙，下一個，沒有釘耙，就拿這斷扁担孝敬他！

葉 班長，我這裏還有個底火，把它裝上。

班 這有甚麼用？

葉 怎沒有用，推上去，敵人來，對住他臉上銼，也教他吃不消。

（炮聲、槍聲。）

（房子中了炮彈，煙霧迷漫，塵灰震落，戰士們都仰望屋頂。）

葉 屋子要震倒了。

梁 不管他，震倒就震倒。

葉 班長，你聽，這邊甚麼聲音？

葉 這怎麼辦？

孔 前面沒有敵人，

班 後面有敵人！

葉 要是搞穿牆腳……。

孔 那就完蛋了！

蔣 聽得清清楚楚的，是在搞牆腳。

蔣 聽得見，清清楚楚的，是在搞牆腳。

衆 怎麼辦？班長，文書？

梁 蔣學思，監視這牆，敵人爬過來，砍他的頭！

班 能沖麼？文書你看，這真急死人了，又沒有後門。

梁 沖出去？做俘虜。

葉 媽的，我們打退了鬼子，頑固派喪良心拉我們的後腿。

梁 我們還能忍讓嗎？實在不能再忍，不能再讓了，爲了自衛一定要在這裏死守。

葉 這是本分。

衆 能在這裏多堅持一分鐘，讓其他部隊展開，不然怎麼打退頑固派？不打退頑固派我們總是死，還不如在這裏拚了，要死大家一道死，完成了黨的任務，我們再沒有對不住良心的事情，是不是？我們都不要慌。

衆 不要慌，不要慌！

梁 （將身上掛的飯包裏的東西拿出。）這次很難逃脫敵人的。（對蔣）把你的大刀給我！（接大刀，把草堆下的泥土挖開，把文件埋在裏面，然後用泥用草蓋上。）同志們，我們七個人不能個個都死，如果有一個跑出去，這裏有全連的伙食賬目，你們來拿去。

班 對了，大家把榴彈筒子集中，也埋下吧！不然會給敵人拿

去了。

梁 你昏了頭啦！人還沒死，就能把武器丟了？

班 我的天，沒炮彈了啊！我們死了也不要把武器給敵人拿去。

梁 沒炮彈，把炮筒子拿下來用七九子彈打。

衆 對了，對了。（榴彈班卸下炮筒。）

梁 我這裏還有七九子彈。（分子彈）注意，不要站在門口！（敵人的槍打在門框上。）

九 （急從門旁掩蔽。）門框都給裂破了。

郭 給我子彈吧！

梁 只有這兩顆了，瞄準打。

葉 援兵再不來，連七九子彈也沒有了！

梁 不要指望援兵，我們是幹甚麼的？

徐 文書，眼看子彈沒有了，我看從屋頂上打個洞，草拉下來，把榴彈班送到營部去吧！

梁 對，那你們快去吧！

班 好，拿炮彈去，拿了炮彈還是要到這裏來堅持。

梁 拿了炮彈，營長要你們在那裏堅持，你們就在那裏堅持。

衆 有了炮彈就有辦法了。

（榴彈班四人齊站在桌子上，拉屋頂傾斜牆梁的草，然後人站人一個爬上去。）

（敵人喊叫：繳槍吧！好同志！繳槍優待你們啦！）

梁 榴彈班都過去了麼？

徐 都過去了。

梁 四班長，現在就剩下我們三個人了，完成任務不一定要人多，我們死就死在這裏，死也要守住。

徐 對，死也要守住。

梁 敵人的槍像是對準着營部的巷子打。

徐 唔，怕是榴彈班暴露了目標。文書，再給我幾個子彈！

梁 沒有了，讓我到營部去拿嘅！（爬上屋頂。）

徐 不能去很危險，你聽子彈老向那個方向打，一定是榴彈擊中了目標！

梁 不要緊，我們沒有子彈，不能空手在這裏堅持，我戰鬥經驗比你多，跑跑跳跳還是應該的，你們好好的堅持，我馬上就來。

徐 好，你快去快來，我們一定堅持到底。

梁 （已經爬上屋頂，）同志們，這是最後五分鐘啊！

一 蔣 啊，不得了啦，牆快搗破了！

徐 他要壓在那裏打槍，我們一槍一個，有種爬過來，一刀一個。

孔 子彈不夠用啊。

徐 文響一定要來的。蔣學思，大刀也準備好！

（大家準備大刀。）

（敵人的槍又對準到門口射擊。）

（敵人叫喚：）

——丟那媽嘞，繳槍算了。

你們完蛋了，請繳槍吧！

這時發現由遠而近的騎兵奔騰聲，已經聽到咿咿呀呀的驚驟的馬蹄聲，馬嘯聲。）

孔 班長，騎兵！敵人的騎兵？

徐 不是，我們的騎兵包抄來了！我們的騎兵包抄來了！

蔣 真的麼？我們不要緊了！

梁 （帶來了很多子彈袋，興奮地由大門奔入。）同志們，八九響出擊了，騎兵也迂迴來了！援兵來了，趕快反衝鋒啊！（一面說一面一個個的拋子彈袋。）蔣學思，交給你，這裏面有伙食服，我犧牲了，就交給事務長，我到園子外面去了！（奔下）

徐 頑固派，輪到你們繳槍了！（下）

（雄壯的衝鋒號，鼓舞了勇士們高度的反衝鋒情緒。）

（衝呀！衝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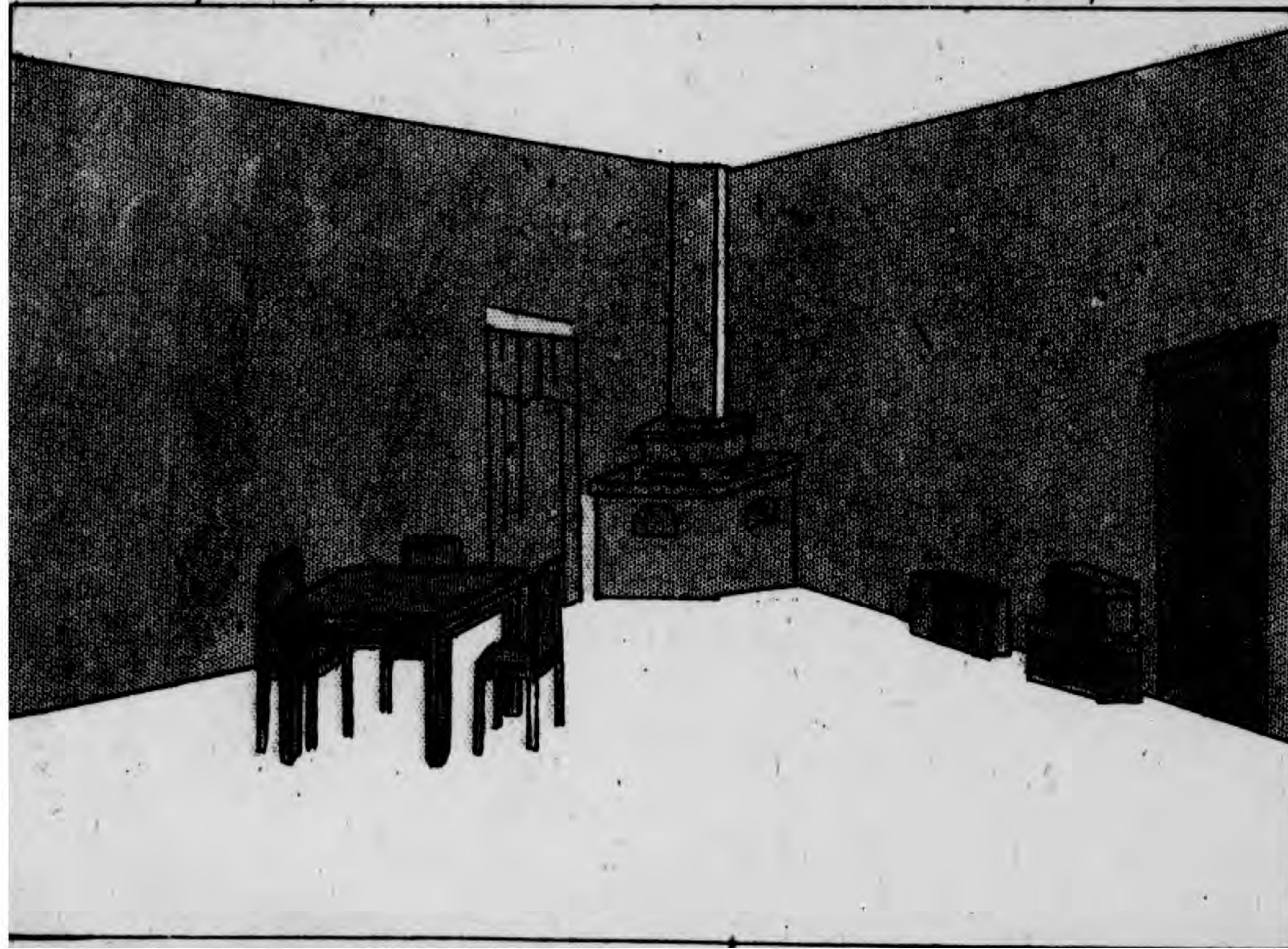
蔣孔 頑固派，你跑不了！繳槍。（衝出房子）

（幕急閉）

第三幕

第一景

舞台設計



第三幕 第一景

人物

蒙培俊
馮 森 五一二團副團長
賴少山 五一二團團副
勤務兵甲 乙
報務員
唐連長
頑軍士兵甲乙丙

地點

占雞崗上楊家貧農的家。

時間

蒙營出發後直到上楊家突圍。

景 破舊的房子和豪華的駐軍的用品不調和，就牆角置有鍋
灶。

幕啓：蒙團長與馮副團長由外門入，蒙手裏揚着馬鞭。

馮 勤務兵，賴團副到那去了？

勤甲 不知道。

馮 告訴他，教他擬電稿，報告師部部隊發展的情形，擬好拿給團長看看。

勤甲 是。（由外門下）

蒙 （拿起電話耳機。）接李營，喂，請李營長聽電話，喂，你李營長麼？是啦，蒙營已經向董大圩子進擊了，你們準備好了麼？好，馬上出發吧！唔，好。是，經三戶周向上占雞崗迂迴，唔，蒙營是十點三十分出發的。（再搖機）喂！接會營，請會營長來，你就是？我是蒙團長，還沒準備好？幹什麼的？好啦好啦！快點啦；注意呀，如果有潰敗下來的匪軍一定要完全消滅，防止他們集結。（放下耳機）要不當心，老子又不像你的王團長。、

馮 對他們是應該嚴格些，不然別人的隊伍硬不好指揮。

蒙 （得意的）不消半個鐘頭，蒙營可以開始接觸了。

馮 唔，蒙營的行軍力很強。（說着展開了地圖）

賴 （由外門上）團長，電稿已擬好了。（勤甲跟上）

蒙 （接電稿交馮）你看。

馮 （唸）『本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卅分蒙營率牛登率部由葛集向董大圩子進擊，李營會營亦先後由邵古莊向占雞崗迂迴，團部現宿上楊家。』

蒙 好，就這樣拍出去。

賴 喂，李榮貴，李榮貴，媽的這勤務兵簡直要不得。

馮 又是安徽人。

賴 是呀，林照生你去一下吧，給報務員，教他拍到師部。

勤甲 副團長還有什麼事？

馮 去吧。

勤甲 （由外門下）

蒙 你聽，好像遠遠的炮聲。

馮 是的，東北方向。

蒙 蒙營已經接觸了。

馮 （看錶）離出發的時候半個鐘頭。

賴 團長，要不要拍個電報到師部？

蒙 等一等（坐下來看地圖）這回接受了去年占鷄崗戰鬥的教訓，避免正面衝突，主力從莊子西頭突進，首先佔領圩子外面的莊子，然後東西兩面夾攻，今年雨水少，水圩子都乾了，這是非常有利的條件，沿着這乾溝撲進莊子，所有在那兒的匪軍，一個也逃不了！勝算是操定了的。

（電話鈴響）

馮 （轉身接）喂！我馮森啦，不，我是馮副團長，你蒙營長？好，溝東溝西的小莊子已經佔領了？好（向蒙）已經佔領了東西兩頭的莊子。（向耳機）喂，怎麼？匪軍完全退到工事裏。

蒙 教他趕快用機槍炮火構成火網，組織第二次沖鋒，解決工事裏的匪軍。

馮 團長命令：『用機槍炮火構成火網，組織第二次沖鋒，解決工事裏的匪軍。』唔，唔。（放下耳機。）真是順心如意的進展，想要什麼，就拿什麼。

蒙 穩紮穩打。（向賴）趕快拍電報到師部，這是第一個捷報。

賴 是。（下）

馮 蒙營不愧為主營！

蒙 看形勢十二點鐘前後，團部就可以推進到董大圩，部隊前進到宣家崗煮晚飯。李平方，勤務兵，快弄點東西來吃，幫副官通知各部份收拾東西，團部準備向北推進。

勤乙 （答聲）是！

馮 團部向北推進，還是推進到董大戶，不然留守處離團部太

速，彈藥和傷兵運送比較困難，聽副官說快子已經跑了一大半。

蒙 那回頭商量。

勤乙（端一碟菜由外門上）

蒙 有酒麼？

勤乙 沒有，老百姓都跑光了。

馮 跟團長這麼久，還不知道團長沒有酒不吃飯？

蒙 好啦，好啦，請賴團副來。

勤乙 是。（由外門下）

馮 權且拿茶當酒，否則還像我們團長和他的僚屬一同吃飯麼？
（以開水注入杯子）馬馬虎虎吃一頓，到占雞崗再吃個痛快。

賴（由外門上）吃飯了麼？

馮 賴團副飲酒！老蒙，你不愧為我們的常勝將軍，我們很光榮的做了你的左右手，這次建功回去，不要忘了在師長面前多多美言。

（三人同飲白水）

賴 呸，這酒走了味！

馮 老賴，你專門掃興！

（蒙馮相視而笑）

蒙（夾了一筷子放進咀吐出）李平方！

勤乙（由外門上）團長！

蒙 這個也能吃麼？丟那媽！你搞點什麼的，你？

勤乙 火伕頭說殺了頭也找不到東西，這還是我去找的，老百姓家裏儘是臭鹹菜，好容易找到這隻鹹鴨！

蒙 好了好了，晚上弄頓好飯！

勤乙 要到後方去殺。你的手槍交給你。

蒙 你帶去。

勸乙（由外門下）

（電話鈴響）

馮 蒙營長來的電話。

蒙 蒙營長麼？不是，李營長，已經前進到三戶周了，好，休息一下馬上前進，好，蒙營長打得很好，馬上要解決董大坨子了。（放下耳機）蒙營爲甚麼還沒有電話來？

馮 現在恐怕正在解決戰鬥的時候。

蒙 對了，一定是打得激烈的時候。

（電話鈴響）

蒙（接電話）喂，蒙營長麼？噯？李營長，怎麼，甚麼，甚麼，說明白些，發現匪軍！

賴 那裏沒有匪軍呀！

蒙 那裏來的匪軍啦，不見得吧，蒙營打得很好，恐怕是蒙營打潰退下來的匪軍，一定是董大坨子潰退下來的，把他們消滅就是啦！（放下耳機）

馮 一定是潰退下來的。

賴 連青龍場也不過千多匪軍，所有的情報都沒有提到那裏也有匪軍。

蒙 賴團副，情況複雜起來了，蒙營這樣久沒有消息，趕快派人聯絡。

賴 是。（由外門下）

（電話鈴響）

蒙（接電話）喂！你蒙營長麼，爲什麼這麼久不和團部通話，噯，四次冲鋒都沒冲上？甚麼？傷亡數目很大，隊伍搞得很零亂，到底多少匪軍？（賴由外門上）不知道！匪軍很頑強？唔，好，你們在那裏堅持一個時候，馬上來援兵。（重搖電話機）

馮 教營營增援吧！李營已經和匪軍遭遇了。

李 會營有烏用，在師長那裏和王國棟紅了臉，指揮人家的隊伍真是傷腦筋！

馮 蒙營四個鐘頭沒有打下來，敵人一定不少，要是退下來，已經打到這步程度，不增援上去，我們是失本，讓李營去……

李 把我們自己的隊伍打光了，老兄！保存實力要緊，還是讓會營去增援。

賴 會營是不能增援啊！如果李營真的遇到敵人，那會營也會遇到敵人，現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匪軍，把兩個營的兵力抽下來，匪軍從北面邵古莊一壓下來，我們團部都不能在這裏立足，蒙營孤軍深入更是危險了。

蒙 你憑甚麼在這裏插咀？

賴 我是五一二團的團副。

蒙 是呀！你當團副，占雞崗到底有多少匪軍，拿個確實數目來！

賴 這是師長還剿共大隊長牛登峯的情報，決定的戰鬥計劃。

蒙 你就可以不負責了，唔？

馮 老蒙，不要急，快打電話叫會營去增援。

蒙 你去同他說！

馮 （拿起耳機）喂！會營，我馮副團長，趕快派一個連增援蒙營，他們打四個鐘頭沒有打下來，你們去可以解決得快些，不能？為什麼不能？你要聽誰的指揮！？甚麼？部隊已經垮下來了？甚麼？甚麼？喂！喂！

蒙 五一三團的帶兵官專門指揮隊伍垮下來，丟那媽，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回去曹老總面前算賬去。

賴 我想情況不會一下子這樣危急的，一面打電話教蒙營在那裏堅持，等會營李營確實的消息再作決定。

馮 對了，沈肅的打，你指揮向來是有名的沉着，實在周轉不過來，我們手裏還有蒙營，況且現在還不能斷定蘇縱重到那個

地步

(電話鈴響)

顧 那裏電話？

蒙 (急拿耳機) 喂！我蒙培瓊啦，你蒙營長麼，喂，匪軍很頑強，最後到底把他們打進屋子去了！突破了東西兩頭的工事，還有甚麼，唔，已經向房子接近了，好，好，努力啦！

顧 我說了情況不致於這樣嚴重的。

馮 只要蒙營能固守，整個戰局還是穩定的。

蒙 趕快拍電報給師長，蒙營在下午四點鐘突破重火房子東西兩頭的工事，匪軍被壓進莊子，我們現在正在向房子逼近。

顧 (擬電稿)

顧甲 (突然由外門上，緊張的報告) 報告團長，我們和五一三團的三營一道在三戶周到上下楊的山麓裏和匪軍遭遇，他們騎兵配合步兵向我們猛攻，我們完全給沖垮了，剩下七八十人逃回來。

蒙 李，李營長呢？

顧甲 營長連長被俘虜去了。

蒙 曾營長也給俘虜了嗎？

顧甲 一起俘虜去了。

蒙 這還是真真的麼？

顧甲 我是在營長給捉去的時候屁股上掛彩的，

蒙 滾下去！

顧甲 我們七八十人擠在稻場上，北風吹得冷，弟兄們掛了彩都沒有換藥，肚子又餓，天亮吃一頓稀飯到現在！

蒙 丟那個，找副官去。

顧甲 副官不理。(狠狠的由外門下)

顧 這隊伍太不中用了，整個津浦路西匪軍只有十四團兩個營，還有十八團一部份，一定是看到匪軍的騎兵偵察，別人收容

，你有卵子用，你當團副，到底多少敵人，你說，你說。

賴 ……。

馮 現在不能算這個賬，情況不明，挽救危局要緊，趕快放出便衣偵察，不然，我們危險極了。

賴 我去佈置偵察（由外門下）

勤甲 報告團長，二營有五十多個人回來了。

蒙 （向馮）蒙營回來了？怎麼你沒叫他們固守？

顏乙 （由外門上）不是，我們垮下來，逃回的！

蒙 放屁！剛才來電話，說董大圩子解決了！

顏乙 是的呀！起初四次沖鋒沒沖上，營長自己帶着沖打開了圩子，正在解放房子的時候匪軍援兵來了，又是騎兵，又是步兵，我們就垮了！

（蒙馮相對木然，間歇片刻）

蒙 我的左輪子呢？

馮 你的左輪子？李平芳帶去了。

蒙 你的手槍給誰！

馮 要手槍幹什麼？

蒙 ——怎麼回去見人？丟那——媽，王國棟面前我說過——他會譏笑我。

馮 ……。

蒙 給我！

馮 （退出了輪子裏的子彈）給你！

蒙 （接手槍，舉向太陽穴）

（外面槍聲）

馮 糟糕，那來的槍聲？一定是安徽士兵譁變。

賴 （一羣頭軍士兵蜂擁的由外門擠入，喊着：『怎麼辦？跑吧！』）

蒙 （拿槍手槍對準湧入的士兵）打死你，打死你！（扳槍機不

響士兵羣退)

賴 (由外門奔入) 你們兩個怎麼還在屋子裏? 匪軍的騎兵掩護了步兵冲到了西邊南魏家了。

唐連長 (上) 報告團長，西頭南魏家發現匪軍兩個連，離我們莊子只一百米遠，北面小徐莊又發現匪軍一連人，下楊家還足足有兩個營，南邊高頭莊又有一千多，我們被包圍了，被包圍了!

蒙 (拿着望遠鏡往外跑)

(炮聲)

馮 (很不鎮靜的) 這不是活不成了麼?

(蒙蒙的炮聲把馮副團長震得由外門跑進來，牙齒格格發抖)

(蒙團長隨後，神情十分喪氣)

(炮聲)

馮 這是山炮!

蒙 ……。

賴 團長，不想法子突圍麼?

(炮聲)

馮 這是平……平射炮。

蒙 師長太糊塗，不了解情況就佈置這樣大的戰鬥嗎? 牛登峯還混賬王八蛋的『情報』，全軍覆滅了! 土匪，騙子! 什麼剿共大隊長!

賴 是啦，是牛登峯的責任啦!

蒙 賴團副，我們到底是同生共死患難的弟兄，你不要跑，跟着我!

馮 哎呀，這是他們的小炮，團……團長，我看還是快些逃命吧!

蒙 ——不能——我家培養就能這樣慘敗，留給人家恥笑? 還要

打！

馮 還要打？……你是說還要打？

蔡 後邊有一個營，所有堵下來的編成一個連，匪軍冲上來，說不定還可以挽救危局。——說幹就幹，顧國副，教處營把所有的房子打通，屋頂上的草拉下來，憑莊子固守。（由外門出）

（馮國長見狀也不得不慢騰騰的跟下去。）

勤甲 （拿着鐵與頑軍士兵丙由外門上）

頑丙 這房子是通的嘛，（見桌上的菜，手抓著就狼吞起來）

勤甲 誰都不通。

頑丙 你好像是我的同鄉。

勤甲 我是安徽人。

頑丙 打什麼牆洞，趁早跑，新四軍優待俘虜，何必在這裏等死？

勤甲 （撞撞頑丙暗示有人來）三班長，你也來幫忙打牆洞？

頑丁 （入）你們說什麼？剛才？

頑丙 沒說什麼。

頑丁 不要緊，我雖是廣西人，比你們好不了多少，真不想打了，你們要跑請帶着我，到新四軍那裏請你跟我證明，我是不願打的，我不會忘記你們的……副團長來了，我們趕快打牆洞吧，你們不要不管我，我跟你們那個一道？

（三人將桌上的菜捧着，惶惶的沒有一間房子）

馮 （上）好危險，機關槍從我耳邊擦過去。

頑 （由右門上）房子都打通了。

蔡 告訴處營長，命令所有的班都把門封起來，不准隨便進去，防止安徽人開小差潛逃。

頑 是（由右門下）

（炮聲猛烈震塌山牆的聲音）

馮 房子塌了！

賴 （領着拿了無線電的報務員由右門上）就等在這裏，就等在這裏。

蒙 怎麼回事？

賴 東頭給炮打垮了兩間房子，當兵的都往西頭擠他打電報沒地方了，（向報務員）進去！（報務員入左門）

馮 老蒙，這不是個辦法！

蒙 他不敢上來的，要敢的話，早上來了。

馮 難道他還肯自己解圍？

蒙 有的是槍炮子彈，讓他圍個兩天也不要緊！他總不會再有援兵，彈藥少得很，等他彈藥消耗得差不多時再突圍。

唐 （上）團長，弟兄們吵着向我當連長的要飯吃了，他們確實餓了，說不給飯吃就要跑。

蒙 找軍需！

唐 軍需要我找你！！

蒙 你們營長呢？

唐 營長他不管。

蒙 老百姓家去找，有的是山芋窖，自己挖！！

唐 山芋窖早給搶光，現在山芋窖都變成工事了。

蒙 四面圍的緊緊的，有什麼辦法？叫大家忍耐一下，我們想法子突圍。

唐 忍耐，忍耐，就怕忍耐不住！（下）

馮 肚子是餓了，不提起來還好些。

賴 （揭開老百姓的鍋）勤務兵！

馮 不要叫他們撓了，有點事做心裏也不怕些。

（剛剛擦上火柴，一個大炮彈落在鍋邊，馮副團長鑽進鍋底，賴副團長躲到桌子底下，蒙團長沒入右門裏）

賴 （門縫裏伸出一個頭）不能撓！不能撓。

顧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奔入左門拖出棉被蓋在桌上）
 唐 （由右門上）報告團長，咳，團長！
 唐 報告，咳，團長！
 蒙 （由左門裏發出聲音）不打炮了吧！
 唐 不打了，弟兄們要開門出去！
 蒙 告訴副團長！
 唐 副團長在那裏？這是副團長的屁股？副團長？
 馮 唉呀！不打了吧！
 唐 不要緊了。
 馮 （從鍋洞裏爬出來，滿臉烟灰）怎麼會事？
 唐 報告副團長，當兵的要跑！
 馮 團長，不打炮了，出來吧！你看看怎樣？
 蒙 （由左門出來）
 馮 何必死這麼多人？
 蒙 誰要跑？誰要跑？拿機關槍掃！
 唐 唔！（由右門下）
 馮 老蒙！快趁早想法子，吃不消！吃不消！
 蒙 （向顧）拍個電報給曹茂琮，叫他派援兵來，丟那媽！
 顧 （抖抖索索地擦電筒）你看！
 蒙 你寫的什麼？像雞脚爪扒的！
 顧 不是明明白白的『十萬火急，職部被包圍於上楊家，請速派救兵增援。』
 蒙 好吧。
 顧 報務員，報務員，拍電報！你還怕死鬼還躲在床底下！
 （馮走在鍋旁，蒙坐在外門口，顧坐在桌子旁削山薯吃）
 蒙 （苦笑）新娘子在家裏萬萬想不到她的英雄坐在這破屋子吃生山薯了，嚇！

(炮聲又起，桌子底下最安全，大家都想捷足先登。)

賴 副團長，你怎麼來了？這裏是我和團長的。

馮 擠擠，大家擠擠。

賴 你到你老地方去躲！！

馮 我是副團長！！

賴 我先佔的。

馮 這些被子還有我的呢！！

蒙 不要吵，賴團副，外面有個豬圈。

賴 我不去。

蒙 豬圈比這裏好。

賴 你命令我讓你就是啦！（爬着由左門下）

(又是炮聲)

唐 (與一羣士兵慌張由右門湧上) 那裏有水？那裏有水？炮彈打着了房子，火燒着了！！

馮 這裏沒有水。

蒙 沒有水

唐 快去，快去！去找去！！

(士兵羣衆由右門下)

馮 又不打了，好了些了，(從桌子下去)丟那媽，牛登峯！唉！

蒙 唉！牛登峯，丟那媽！(向報務員)拍到師部去的電報還沒回電？

報 不是交給團長了？兩張電報！

蒙 什麼時候？

報 在賴團副房裏，我收好電報，搖手機給大炮打環的時候。

蒙 沒有。

報 團長褲袋裏有沒有？團長衣口袋裏有沒有？

蒙 (好不容易找到兩張揉碎的紙，看後。) 噯，明天上午八點鐘派五一一團兩個營來增援，好了！好了！天又快亮了，到八

點鐘快了，好！（奔到左側門前同樣的喊）弟兄們，不要緊了，天亮五一團兩個營來增援我們了！

賴（由左門入）團副！五一團天亮就要來增援了！

（士兵大叫：沒飯吃，沒有勁打仗啦！）

（炮聲一響，屋塌，人叫喊。）

蒙……？

唐（由右門上）報告團長，我要跑了！

蒙怎麼

唐剛才一個炮彈，我的兵炸的炸死了，跑的跑了。

蒙你跑？你一個人跑。

唐我光桿連長有甚麼用？

蒙同大家一起跑，一個人怎麼行，不是很危險麼？

唐繳槍算了！團長。

蒙我蒙培瓊還沒有繳過槍。

唐不能爲了你團長的名譽讓這麼許多人送死！

蒙師部來了電報，援兵馬上要來了。

唐援兵不來呢？

蒙怎麼會不來？

報務員團長，師部又來了一個電報。

蒙（接讀電報不說話了。）

唐是不是援兵來了，是不是援兵來了？

蒙……。

唐我們自己的弟兄沒有信心，更不要說那些安徽佬了。（下）

馮（讀電報，低頭。）

賴五一團增援部隊也遭狙擊了。

頭軍士兵羣衆（又從左右兩門擁擠到團部）新四軍大刀隊沖來了！刷亮的大刀衝來了！不得了呀！

馮這怎麼得了？怎麼得了！

(新四軍勇士們喊話：

安徽弟兄們！不要給軍閥當炮灰，過來優待！

廣西弟兄們，也不要害怕，我們知道你們也是受壓迫的！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怎麼也不能出去了！)

蒙 五一一團快來吧，五一一團快來吧！

報務員 電報上說是不能來了呀！

(新四軍勇士們見喊話無效，機槍炮火猛烈的攻擊。)

頑軍士兵羣衆 (個個驚慌失措，雜亂的喧譁)連長，怎麼辦？怎麼辦？

唐 (也擠在士兵羣衆中把自己的槍向外丟。)弟兄們繳槍吧，繳了算了！

頑軍士兵羣衆 好啊！繳槍，繳槍！

蒙 (揚着馬鞭，抽打士兵們。)不許繳槍，打！

頑軍士兵羣衆 繳槍！

蒙 (揚着馬鞭，抽打士兵們。)不許繳槍，打打！

馮 怎麼得了？

賴 怎麼得了？

報務員 怎麼得了？

馮 何必死這麼多人囉！

賴 對了，早沖出去沒事了！

蒙 (抓住一個士兵)把你的衣服換給我！(拿出自己衣袋裏的錢和零星東西。)

被抓的士兵 團長，不能，不能。

馮 老賴，我們也要趕快換衣服。(拖賴入左門，報務員隨後。)

蒙 (已經脫下自己衣服。)快脫。

被抓的士兵 平常這衣服我想不到穿，這下子我不敢穿，穿了他們要把我當團長辦的。

蒙 這是命令！

被抓的士兵 大家都做俘虜，還甚麼命令！

蒙 違抗命令，老子一槍打死你！

被抓士兵 好，好，我脫，我脫！

蒙 趕快，趕快！（急急忙忙穿上了當兵的衣服，開門就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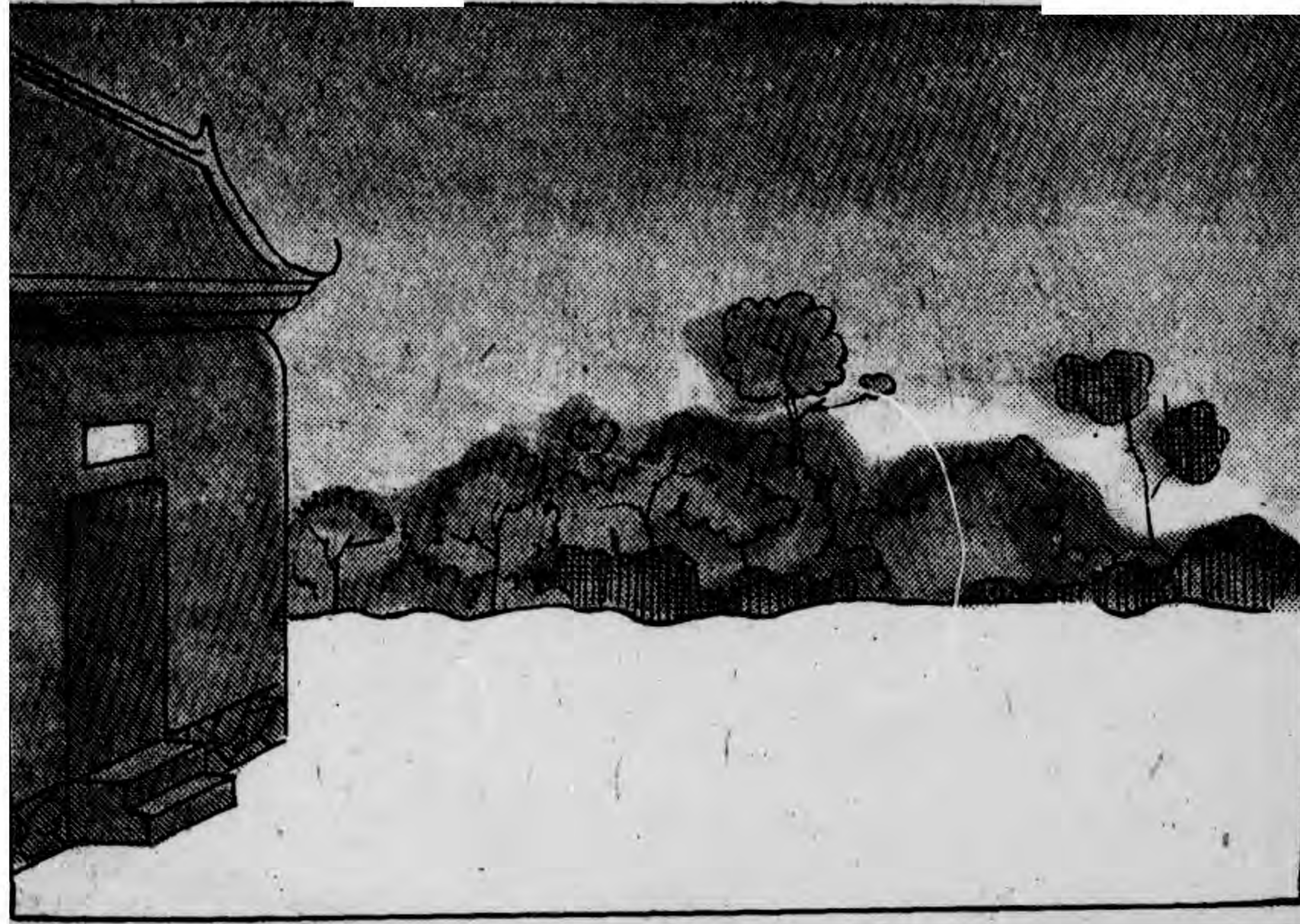
馬，我的馬！弟兄們！各顧生命吧！

（幕急閉）

第三幕

第二景

舞台設計



第三幕 第二景

人：

蒙培遠

馮 森

賴少山

報務員

新四軍營長

連長

小陳

其他戰士

頑軍士兵

地：

占鵲崗上下楊家

時：

接第三幕一景

景：

田埂上有一小土地廟，後方有圍牆與門。

幕啓：槍聲稀落，蒙團長從田裏爬上田埂，蹲在土地廟後向外窺探，脈搏呼吸都是異常迫切的，聽見一聲槍響，忙又縮回他的頭。

蒙 怕是解決馮門了。（四面看看沒有人）可以跑了麼？再不跑，給他們搜索到了就回不去了，這邊是正南，當兵的衣服還是不行，管他。（決心走，站起來走兩步忽然發覺腳上不靈活，順手摸下去，一手的血污。）唉呀，跑不了啦，掛彩了，聽天由命吧，聽天由命吧！

（忽然又是一聲槍響）

蒙 （慌慌張張的摸着自己的頭，摸着自己的胸）活着麼？喂，活着麼？沒有死，子彈就從我耳朵皮上擦過，沒有死，子彈有眼睛捨不得打死一個英雄。（苦笑）嚇，英雄，新娘子一定會看不起我……回去，沒意思，丟人……醜！……誰都會侮辱我，……寧可死……算了……睡在這裏管他娘，有人來了！（急滾下田埂）

（一陣奔逃和追趕的雜響聲，只看見馮團長，顧團副，報務員的影子一閃，沒入牆門裏）

新四軍戰一 往這屋裏跑了。

戰二 （喊）喂，出來。

戰一 （喊）快出來！

戰二 快進去，當心他們裏面玩花樣。

戰一 當心些。

戰二 不礙事，來吧。

戰一 （拖出馮森）繳槍。

戰二 （押出顧團副和報務員）

馮 我……我的槍……繳過一次了。

戰 什麼？

馮 你看我身上該沒有槍了吧？

戰一 你是什麼人？

戰二 （向戰一）繳槍！

戰一 你跟我進去，我的槍在這裏。

戰二 （向戰三）看住他。（指戰一）

戰三 跑不了。

戰一 說，你是什麼人？

戰三 快說，你幹什麼的？

馮 我當兵的。

戰一 嚇，當兵的，讓我看看你的手，唔，解開衣服。

賴 你們新四軍還作與搜腰包麼？

戰三 見你的鬼，誰要你們的臭東西？

戰一 嚇，他們身上都穿着嘩幾褲子呢，當兵的那裏有？喂，

向戰二）快些！

賴 不是，不是，是那狗日的團副用槍逼着我換衣服的。

馮 對了，狼心狗肺，沒良心的副團長要我們先換褲子的。

戰一 啊，我知道了，把你們的衣服解開來看看！

馮 好好好，解開，解開，不過我們不是。

戰三 錶，鋼筆，當兵的用不着這些東西。

戰一 我知道了，你（指賴）是副團長，他（指馮）是你的勤務兵？

賴 噢噢，你攪錯了，你攪錯了，他是副團長，他叫馮森，馮森就是他，我是他的勤務兵。

馮 你，你，你！我那裏是副團長？

賴 你忘記了，在上楊家打炮縣在桌子底下要把我擠到牆裏去，我不肯，你說：『我是副團長！』我只好讓給副團長了，你現在路過了？

馮 你，你朋友，你叛徒，（向戰士）你們不要當他是好人，

他也是一個官，他就是賴少山，五一二團團副，做參謀工作的。他就是賴少山。

戰一 馮泰，賴少山。

戰三 副團長，團副。

戰一 回頭向他們當兵的一問就知道了。快呀！

戰二 來了，來了！（押報務員出）

戰一 槍呢？

戰二 他就這個東西。

戰三 這是電報機嗎？

報 這就是我的槍。

戰三 你是個報務員？

報 報務員也同當兵的一樣。

戰一 管他一樣不一樣，先跟我們走！

馮 老總，走，你們得饒命。

戰一 你好好的坦白坦白，不會殺你的。

馮 他們叫我副團長是譏笑我的呀！

戰 是副團長也不要緊，同我們一陣抗日去，走！

馮 ……

（三個戰士押了這三個俘虜下）

蒙 唉呀，老馮也去了，賴少山也去了，我……不想他，不想他，由他去！——我這身衣服比他們好，褲子換了，啊，還有帽子，帽子不要他，打仗什麼都丟了，當兵的丟掉帽子還不是很平常？他們問我幹什麼的？我就是當兵的，死也是當兵的，那麼我姓什麼？還姓蒙麼？不能姓蒙，我姓王，不是蒙團長，我姓王，當兵的，姓王的，當兵的，或者我不做聲，索性不做聲，糟糕糟糕還有隻錶，老馮就是吃了錶的虧，丟了吧，我不要了，（找錶）錶呢？在這裏，（掏出錶）你這傢伙，差一點要我的命，還有紙，這些紙，（一一從袋裏掏

出)這錢很值錢，還要不要呢？照理，腿走不動了，身上有點值錢的東西。遇到老百姓送給他，他們會給我招回去，偷偷地把我招回去，……新娘子站在門口：『啊呀，你是什麼人？』不認得了，回去幹甚麼？不同去！(丟掉錢)死也不同去，不同去，不行，當兵的都做俘虜了，那些土里土氣的薪四軍一喊：他是什麼人？我的當兵的幾百個幾千個指頭指着我的鼻子。——蒙培發——(忽然發覺有人聲，馬上轉過身子滾到田埂下去了)

(警衛營長與特務連長帶了戰士小陳上，一邊走一邊談)

警衛營 到底傷亡幾個，你沒弄錯吧？

連 是四個，營長。

營 還是少一個，回頭參謀處向我們警衛營要傷亡統計表，數目字差一點點都麻煩：『派你們警衛營打掃戰場都搞不好！』一說就是警衛營。

連 那我們一樣有責任。

營 不要丟一個人在房子裏燒死了啊！

連 那不會，那個時候部隊都集合了，已經是打掃戰場了。

營 要不然就給敵人打死在田埂下，小陳，田埂下面去看看。

陳 是！(跳上土地廟)報告營長，這裏有個人。

營 是我們的人嗎？

陳 頑固派！

(營長連長上)

營 看樣子沒死，起來！

連 起來吧！

陳 裝死！

營 睜起那末大的眼睛望人，裝什麼死？

陳 牙齒在打抖！

連 不要裝死了，起來，你當個小兵怕什麼？你還不曉得薪四軍

優待俘虜？

營 還不起來，這傢伙真頑強！

陳 (去拖他) 拖也拖不起來！

連 嚇，這看他故意裝腔，手一放下去還軟搭搭的。(笑了)

蒙 死了，死了，真死了，埋掉吧！！

蒙 (一屁股坐起) 唉！我沒死，我沒有死……

營 沒有死，早該起來了。

陳 營長，一個錢，還有一些紙團子。

營 (接看) 他不是當兵的！小陳趕快去那邊找些俘虜來認認看。

蒙 我是——當兵的，當兵的！！

連 你當然說你是當兵的！！

營 當官的也不要緊，我們待你們再講道理不過的。

蒙 我是當兵的，你看我姓王！！

陳 報告營長，來了。(帶了十幾個廣西士兵上)

營 弟兄們，他是什麼人？

(幾十個頭軍士兵的手指指到蒙培瓊的臉上) 蒙培瓊！！

蒙 我姓王。

頑兵 (被蒙逼換衣服的頑兵，跳出罵) 王八蛋，你拿了槍逼着

我脫衣，不換要打死我！！

頑兵羣 是的，他就是團長！！

被蒙逼換衣的士兵 你要我替你死，你這該死的，我翻身了，

我解放了，我敢指着你鼻子罵你，你當團

長當够了！！

頑兵羣 弟兄們，蒙培瓊達到了，團長和我們一道做俘虜了，快

來看，快來看！！

營 走！！

(幕落下)

排 演 說 明

這個戲在華中演出過很多次，一般的能博得戰士與幹部的歡喜。

敵人頑強，我們比他更頑強，是這個戲的中心內容。在效果上也能够使部隊正確的估計敵我力量，鼓舞他們的戰鬥意志。

第一幕也出現了『英雄』，這些反共『英雄』並非明白了自己的可悲的弱點有意曝它，實在是他們階級根性伴着他們無恥，主觀，狂妄……一同生長，因而他們對待這些東西是自然的，不能自持的，因此我們的導演應該防止演員的滑稽。

第二幕是第一幕的對照，第一景應該特別強調其中英雄的犧牲決心，分別角色的性格凸出各各的特點，如卞德勝吳法義對敵人的狡黠，馬懷國雖然粗率，但是對革命對同志是熱愛的，不惜犧牲自己的，而李金生只是他們一個襯托，這樣的人在我們部隊裏並沒有具有一般性的典型，演員要注意不使他太教觀衆反感，研究和補充他的優點，如服從和對於幹部（指導員）的關懷，營長和連副的戲不多，而他們沉着果敢，臨危他們都記得：如何取得

鬥爭勝利的大無畏精神，這便是我們的鬥爭必然獲得勝利的核心。但這一景容易演得平淡，需要導演特別注意掌握它的輕重強弱。

第二景演出應該比第一景整湊，在整個戰局十分危急的時候，英雄人物的沉着英勇赴死的決心，在彈盡人少，三面包圍，敵人要挖開腦洞，沒有援軍的困難條件下掌握自己，還要和張慌，失去信心的意志鬥爭，都是必須費力去表現的，發現騎兵包抄來了不僅是這一景的轉捩，也是全劇的轉捩，爲了幫助演員製造新的氣氛可以加強騎兵來的幕後效果。

第三幕一景本身就是一個對照，當他們沒有知道三個營的慘敗以前是多麼自豪，而後來的情節對於他們是一個強烈的諷刺，但導演要引導演員走向真實，嚴防他們滑稽，因爲這些人物在這些可笑的勾當的時候，他們絕對沒有心情要想取笑於人，否則只會使觀衆引起不真實的反感。

第二景在全劇中已經是一個落潮，在觀衆大大的刺激興奮了以後，應該使他們冷靜，這就需要導演掌握。主要人物當然是蒙培璽，應多多的幫助演員體會蒙培璽這個人物當時內心紊亂，如果演得好，演得逼真，這場戲的效果能使觀衆從本質上去認識這個可憐的『英雄』，本創作者的意圖，會在這一場戲裏讓觀衆完全領會。

角色是比較的多，如人力不夠，導演可以首先研究劇本，參看演員總表，根據演員的具體條件分配適當的演員來担任兩個至三個角色，困難還是可以克服的。

效果是比較的複雜，需要專人負責，參加排演，細密的分工。

人物總表

角 色

曹茂琮

二十一集團軍一七一師師長

許紹敏

一七一師參謀長

莫仲慶

保安第三團團長

王××

一七一師五一三團團長

蒙培瓊

一七一師五一二團團長

豪太太

曹太太

勤務兵

(師長的)

馮 森

五一二團副團長

賴少山

五一二團團副

唐連長

國部的勤務甲乙

顏軍士兵

二
三
四
五

報務員

顏軍士兵

甲
乙
丙

卡德勝

薛長月

吳法義

馬懷國

李金生

營長

七連連副

營部通訊員

梁保國

衛生員

蔣學思

徐正桃

孔玄之

葉光生

郭慶發

榴彈班長

警衛營長

特務連長

小陳

甲

乙
丙

新四軍班長

二班戰士

二班戰士

二班戰士

二班戰士

七連文書

四班戰士

四班長

榴彈班戰士

榴彈班戰士

榴彈班戰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31
X.XU.32
1997

2122

歌劇叢書之三
占鵲崗 三幕劇
作者 葉 華
編輯 新四軍文工團
出版 新四軍文工團
印刷 山東新華書店
發行 山東新華書店
一九四六·一·一